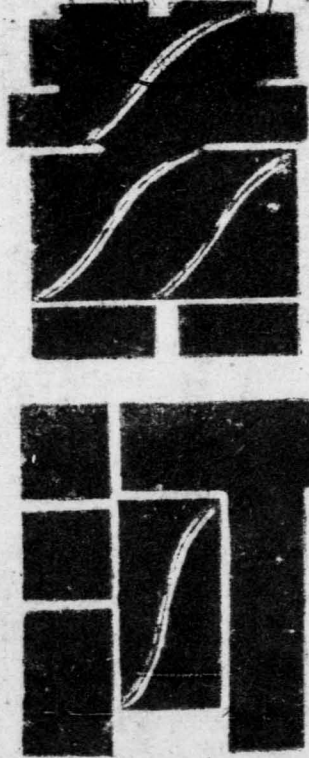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發行

(A)



# 黃河第十二期目錄

×……文藝  
×……批評  
×……

海國英雄叙

柳子子(四七七)

小丹妮

陳澄之(四七九)

說兩個學徒

老向(四八四)

劇戲狂獸之夜

冷波(四八七)

散可食的虫類

孫伏園(四九九)

文川語謙小補遺

唐乃旻(五〇一)

記遊全國文協茶會歸來

劉泥古(五〇二)

歐遊歸來

紅薇(四九八)

×……告報  
×……

我是怎樣逃出漢口的

包光悟(五〇八)

×……

蚌埠一夜

邱西陵(五一一)

(詩)夜宿黃河邊

彭華士(四八三)

(歌)過無定河

彭華士(四八三)

一九四一年文藝工作者應有之努力

沙雁徐爽(五一四)

黃河信箱

(五一六)

編後

(五一七)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一日出版

主編者 謝 冰 曼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泰風日報社

總經理 新中國出版社業務部

文化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 刊 定 價 表			
一 預 年 定	半 預 年 定	零 售	訂 法 冊
十二 冊	六 冊	一 冊	冊 數
國幣四元	元二角 附幣二	國幣四角 郵費在外	價 目
			郵 費



## 海國英雄敘

我和如晦先生的交誼是以討論碧血花史劇為

推進之契機。因為如晦先生有搬遷南明史劇三

節曲——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的計劃而我

平常好談南明史實，便接連不斷的通信起來。這

時候我還沒有修撰「南明史」的野心，所以祇把

溫容臨的南發逸史貢獻給如晦先生，希望他當作

參考之用。後來却因如晦先生給我以精神上之鼓

勵，和事實上的幫助。他把全部的藏書歸于南

明史料的差不多有三百多種，享白郎地都借給了

我。於是我在貧兒暴富的情形下，居然想完成起

楊秋室，錢映江，戴子高，傅節子，李越縵諸前

輩所沒有完成的大業來。但如晦先生比我更努力

，在我的南明后妃宗藩誌初稿——這是包括着南

明史的后妃傳，追尊三帝傳，諸五傳，宗實傳四

種的是南明史中問最簡單的一部份——剛剛要說

稿的時候，他已把他的南明史劇第二部海國英雄

修改完成，而且已在璇宮劇場公演過二次了。

海國英雄公演的結果，輿論的批評，真是所

謂「有口皆碑，譽滿孤島」的了。自然這也有例

外，就是曾受着異族主子鑿下的哈叭小狗，曾

經猖獗放逐其狂吠的惡聲。他說：「那成功是

輕舉妄動，走上失敗主義的路，而海國英雄之演

出只是表現着抗戰的終歸于失敗而已。嚇，狗嘴

裏生不出象牙來，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來，我們當

然不必和放屁狗們斤斤計較。不過，我們要明白

，難道絕代英雄的延平王，真正為了輕舉妄動而

走上失敗主義的路嗎？我的答案是「不！」一萬

個的「不！」我以為在海國英雄中所表演到各方

面最後的病根，倒不是輕舉妄動，而是輕舉妄

動的對面——優柔寡斷四個字。謂余不信，聽我

列舉道來：

第一幕所表演的是隆武帝的失敗。而失敗的

原囚，便是隆武帝優柔寡斷，不能早總會皇后由  
贛入湘親率何騰蛟軍中進軍中原的大計劃，這位  
半英明，半糊塗，有大志而缺少毅力的君主，他  
不能決然捨棄福京，早定出師之策，却徒然徘徊  
于建寧延平之間，贛入贛國賊鄭芝龍的圈套中。  
等到最後，雖經接受延平王巡狩計劃的意見，勉  
想由贛入湘，但時間上已是來不及了。這不是優  
柔寡斷是什麼？你說他輕舉妄動，難道你要叫他  
肉祖牽羊，衝壁與樓，蹈路王常秀的覆轍嗎？  
當然是玷辱了我們炎黃神聖的好子孫；並且路王  
的結果如何？還不是和聖安帝斷新于燕市嗎？第  
二幕所表演的，是鄭芝龍的失敗。謂更甚「兔死  
狗烹」，給天下後世做異族走狗的一個最好的榜  
樣。鄭芝龍有延平王這樣一個好兒子，而不能聽  
信他的忠告和殘諫，在隆武帝后殉國以後，失却  
了復明討虜最後的機會。他懷抱着唾手可得

國粵總監「斗大黃金印」的野夢，結果被異族主子強迫入燕，終於遺棄萬平地死掉了。這不是優柔寡斷是什麼？你還能說他是輕舉妄動嗎？第三幕所表演的，是延平王攻取南京的失敗。這也是由於延平王優柔寡斷，太拘泥於政城不如攻心術老話。把兵法運用得太機械的緣故。並且，一方面也不免是太驕傲了，所以弄到騎兵必敗呢。只要延平王能够接受董妃和潘廣鐘的意見，乘敵人守禦未固，人心惶惶的時候，毅然決然把南京打了下來。怕中國近代三百年史的面目便會完全改變，而瘋狗們更不能把成敗論人的狗眼睜，狗嘴巴，來向延平王作無聊的狂吠了吧。至于第四幕的表演，照我的看法，應該解釋為延平王情感太重了，宗族的觀念太濃厚了，所以聽到了父死家屠，加以祖坟被掘的消息，便憂傷憔悴，年未四十而夭亡。假使延平王再多活十年，二十年，親見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反正，那末，這三個人的行為雖不可靠，而延平王却可因利乘便，來恢復大漢的山河，又不知今日域中竟是誰家天下了。所以這一幕的啓示，應該是做民族英雄的人

，要沉着果毅。把理智來壓服情感，不可因私人的關係抑鬱悲哀，中墮大業。對於輕舉妄動四個字，可說是完全沒有關係。並且最後組織天地會的一舉，在我認為這才是全劇中畫龍點睛之處。延平王不幸早世了，延平副王朱經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兒，可惜修養上缺少一些，也因憂勞而早世，同樣的不滿四十歲。剩下來的副王的兒子，監國世子朱克燧，一個少年英俊而在朝中沒有出眾的人物，又是人中麟鳳，克紹箕裘，大有乃祖之風。可惜在延平副王去世的時候，便被賊臣馮錫範等，矯宣董太后諭旨，把他們害死了。被擁立的是克燧的弟弟克峻，却幼弱不能振救，人心盡去，便給賊臣們賣掉，投降於種子。這幕，很悲慘的結束了朱明三百年和延平王三代的命運。可是東都——即台灣——難亡，天地會却是亡不了的了！後來由天地會演進而為三合會，再由三合會演進而為興中會，以至於中國革命同盟會。延平王三代和太平天國洪王革命的系統，終于由我們國父中山先生承繼下去而發揚光大起來了。走狗們雖然在精神上已和耶穌的門徒猶太一

樣，背叛了祖國，更背叛了孫先生。但在名義上面，難道他們敢說孫先生的革命是失敗的嗎？那末，孫先生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成功，也就是延平王苦心孤詣所創造的天地會的成功。為什麼好說鄭成功終于沒有成功呢？所以海國英雄的結果，百分之百是成功主義者，絕對沒有一絲一毫失敗主義的臭味存在。走狗們自己是失敗主義者，却硬要把這頂帽子往人家頭上套下去。在我看來，真是不勝其可惡可憐而又可笑吧！

在海國英雄出版的期間，我已經想拋開三年來活埋的生活，而奔上前線去了。如蒙先生要我寫敘文，我在上海臨走的前夜，實在太忙亂，寫不起來。結果，答應他在船上寫，今天我們的船已遠遠地可以望見台灣海峽了。湖山如故，人物已非，真是不勝其感慨。不過，過去和現在的黑暗，也正是將來的光明。我們相信這一次戰爭勝利的結果，一定要摧毀馬關條約，不承認四十七年前滿清政府代我們擅自立的賣身文契。我們一定要把台灣奪取過來。恢復為中華民國行省之一，或是另外建立一個台灣共和國，那要讓台灣的同胞們自己來決定了。不過，無論如何，我總希望有一天和如晦先生在台灣登陸，到海國英雄延平王的祠廟之前，獻以生花一束，旨酒三杯，這志願，我想如晦先生一定是贊同的，我們應該負着督促中華同胞和台灣同胞合作戰的責任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於亞爾斯后船中之寫字間

# 丹妮

「夏天來了，夏天來了，」

我知道牠，我明白牠，我瞭解牠；

一切又光明，綠葉又成蔭，生再活躍，愛再

甜蜜——

我在翻讀着泰尼遜的詩句，車已進了倫敦的

車站，我撩起窗簾，一眼瞥見了丹妮的老母，肆

然離別了半個年頭，她似乎又老了許多，目光

更不行了，直到我從車廂裏跳了下來，她才發現

我，直奔了過來，把我緊緊地擁抱着。

「我的孩子，大陸上的生活使你健壯了不少

，」

「丹妮呢？」我吻了她的前額，扶着她步出

了月台。

「沒有想到你回來得這麼快，她在趕着替你

收拾房間呢，那有空來，」老太太邊走，邊仰起

頭來看了我一眼，自言自語地道：「母親的力量真

偉大！——假使不是爲了你母親從中國來了信，

你一時不會過海來吧？」

「不，我早晚也就預備回來看看你們的，」自

從圓輪開來到倫敦，我一直寄居在丹妮家，她

們母女從沒有把我當做外客，也從沒有以異族的

眼光視視過我，我也就把這裏當做自己的家，把

她們當做親人一樣。

晚餐後，我們坐在起居室內靜靜聽着南京的廣

播，上海打得還不錯。當天的上午，杭州被敵機

狂炸了一次，雖然廣播說是炸的貨橋，可是在我

的想像中，城裏和湖濱未必不遭殃，我懷念着母

親，大哥，大嫂和子侄的安危，煩燥了起來。

「不必掛慮，你的母親已經搬到湖南醴陵去

了，」丹妮關了收音機，冷冷地說着。

「謝謝你的好意，居然測透了我的心，」我

瞥見丹妮在發楞，不便立刻提起中國寄來的信件

，便撫着她的手道：「丹妮，人生的一切是在受

着上帝的擺佈。」

「是的，我或將被上帝擺佈在動盪，徬徨和

空虛裏了！」說着拿出了一張信，便倒在我的膝

上，我一看那張信，是大哥的半筆，是母親的口

氣，寫給丹妮的：「……因爲你愛我的兒子，

所以我也愛你，可是現在的中國和我們的家庭正

通過着家仇國難，他是我的兒子，中國的子孫，

他有立刻歸來爲國效死的責任，我非常希望你

們的愛情得到圓滿的歸宿，但這個希望惟有待將

# 洪

來才能實現，目前是辦不到的，當我寫這封信時

，料到你收到了之後會感到強度的不安，可是我

現在正在抱着極的相片在流淚，假使想真誠地懇

着他，然後催促他早日啓程歸來！」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麼？」我扶起了丹妮，

她兩眼含淚地凝視着我。半天說了這麼一句。

「那沒有什麼不可以！——年老的母親難來

安慰呢？」

「你是非走不可的嗎？」沉寂了好一會兒，

她的睫毛動了一動地問。

「一定要走！」我抱着她吻了一下。

「愛情不見其生，祇見其逝——丹妮一字一句

的吐出這句話，緊咬着嘴唇。

「丹妮，你錯了，這祇是戰爭攪擾我們于

時；並不是永遠地破壞了我們的愛情，——來日

方長，你姑且安靜地忍耐一下吧。」

「來日方長！這是中國民族特有的美德，益

格羅羅克遜的血統裏却没有這裏的耐性，我確

希望你們早早地打勝了，早早地回到歐洲；否則

我會悶死的。」

奔走了好幾天，找了好幾個朋友，集湊了一

翠鏡，却祇到達香港，費用，行算第二天去買船票，搭一個禮拜後，暫開往東方的船動身，乘着這兩天，每晚在倫敦的夜市裏和丹妮道歡求樂，丹妮的母親天天爲我弄了許多我平日最愛吃的菜肴，我祇顧欣欣快樂，似乎忘記了離別就在眼前。

却巧這天下午，紐約又寄來了一筆稿費，覺得來得意外，便趕到街上去買了兩套「怕甲馬」（睡衣），一輛頭巾，換了回來，送給丹妮和她的母親，並約她們晚上到致美樓去吃一頓中國飯，隨即跑進自己的房內修飾起來。

正在梳頭，丹妮敲着門走了進來，臉色可不大好看，自己想了想，近日來並沒有什麼地方何撞了她。她站在鏡前，祇希望着我，一言也不響。

「怎麼呀？親愛的，」我放下了梳子，抱住了她，輕輕地問着。

「你是留戀着我，還是捨不得離開倫敦？」

「我也留戀着你，也捨不得離開倫敦，——」

「不明白你爲什麼這麼問。」

「不明白嗎？忘記了你那在中國的母亲正在切盼着知道你的行止麼？」

「並沒有忘記了母親，家鄉和祖國，這兩天正在渡蜜月。」

「既在渡蜜月，需要着錢，又那來開錢買東西送禮，請人吃飯？」她這樣地逼問着，使我難以開口，一團的高興，被她淋了一盆冷水，滿腔愁悵地在房裏亂來踱去，這時老太太却笑逐顏

進來問，是不是真的去吃中國飯，我正在窘得要命，丹妮却小鳥似的飛到她媽的身畔道：

「那當然是真的，媽，你去收拾收拾，我們七點鐘去，現在還早哩，」她把老太太送了出去，把門關了起來，倚在門上，忽地擲給我一隻紙袋，我看了她一眼，她却彎着眉，咬着唇，看着窗外的飛鳥，我把紙袋拾了起來，是帝國航空公司封套，隨即把內件抽了出來，是一張直飛香港的聯運票，一張在香港支取二百鎊的匯票，一張我的已經簽了字准許出口的護照，還有一本日記，上面寫着：

The year's at the spring;  
And day's at the morn;  
Mornings at seven;  
Never forget your girl under the  
fog in London.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每晨七句鐘，  
切勿忘記了在倫敦霧中的你那女人。」)

看到了「每晨七句鐘」，使我追憶着，自來倫敦後，每天早上都是丹妮在七句鐘的時候把我喚醒，使我多讀了不少的書，多做了不少的事，這女人曾不顧一切，讓我不准離開她，如今她却又犧牲了一切，讓我早早地離開她，半年前我們忍痛分離，我去到大陸，原打算歸來永聚，不料

去過這着更辛酸的長分遠別，更沒有想到她是如此地瞭解我，體貼我，這比我抬頭看見她兩眼內飽含了淚水。

「丹妮！」我走到她的面前，「上帝會保佑我們倆的。」

「我祇希望中國的戰事早早勝利，更希望你早早歸來！」丹妮邊說，邊拿了梳子替我把頭髮梳好道：「蘇克那的女子是有信用的。」

晚餐席上，丹妮比平時還要高興，喝了不少的酒，臉上升了紅暈，和那金色的頭髮配合着更顯得美麗了。

「行嗎？決定了麼？」丹妮的母親問我。

「乘後天的飛機到香港，」丹妮搶着爲我回答。

「飛機走？」老太太驚異地睜着兩眼，帶笑地說：「有錢乘飛機，却沒有錢跟我女兒結婚；又不肯帶她到東方去，」我祇是笑着對丹妮，打着哈哈。

動身的前夜，丹妮爲我整理了一隻箱子，除了日用什物，什麼也沒有帶，丹妮最珍貴的懷裏，塞着那我的頭髮，兩眼直視着我。臉上的表情，有時含笑，有時發愁。

「大約回到中國，便會忘記了遠處的愛人，」她的聲音低得祇容許我聽見。

「忘記了別人也許可能，」她邊說時在我的心上。

「爲什麼？」

「愛情是一種力量，這力量的偉大，足以推進

一切不可思議的意外的成功。」

「那麼願我們的愛力來鼓勵你爲你的祖國盡忠！」

次晨，動身去飛機場前，我把所剩下的錢統統交給丹妮，她卻仍塞進我的口袋裏道：「中國不是有句古語『多帶錢，少走路麼？』」

在漢口接受了職勞之後，便去體陵省母，多年隔別，老人的臉上，憑添了更多的皺紋，牙齒已經掉落得一變也沒有了，說起話來，一擊擊地一點兒不關風。

「母親！料不到我回來得這麼快吧？」

「誰說？家裏早就接到了丹妮的電報——丹妮還好麼？她終於放你回來了。」

「母親，丹妮不是一般的白種女人，她頂懂得是非的。」

年底，王任夫婦也從倫敦回國來了，丹妮託王太太帶來了不少手製的日用次飾，一張最近的相片，還有一本日記，上面依舊題了那麼四句。

丹妮的來信，令人不敢在夜深人靜時閱讀，那一句一字都有着潛伏着的壓力，會令人拋却了一切投入她的懷抱，她幾次提議要到中國來，母親也被她說動了，覺得丹妮是我的原動力，是我的泉源；丹妮來了之後，足以增加我的力量，使我的精神奮發，我却不以爲然，因爲中國的抗戰必是一個長時期的鬥爭；未來的生活必隨着戰爭日趨緊苦，一個英國軍人爲了他的國家民族，會

到拉薩去受一輩子的苦；一個英國女教士爲了她的宗教會在威寧（貴州）住上八九年，一位英國姑娘是否能下了永久的決心，跟隨着她那民族的愛人，在中國的廣原上爲了中國民族的奮鬥而東奔西走呢？丹妮也許有這樣的決心，我可沒有這樣的把握，把握得佳給一位異族的姑娘至少在精神的慰藉，因爲在這動亂的時代中，我們對於最後勝利有着絕對的把握；可是在這戰鬥的過程中，挫折和沮喪是誰也避免不了的，假使丹妮爲我來到了中國，不幸受了一些挫折，而再回到英國，豈不是給她造成了永遠的沮喪。

正在猶豫不決中，我忽奉命再赴歐美，這也許是國家給我的機會去找我的丹妮，我沒有把這消息先告訴她，深怕她那久鬱的心境受不了這過度的興奮，因爲我的行期須在三個月之後，當時前方非常吃緊，我便先把七十歲的老母親送到昆明，安頓在溫泉曹溪寺。

夏天的月夜中，飛機在巫岷山大港着陸的時候，氣候並不太熱，我却感到燥熱，夜半草草了一通電報，敬茶房拿了去發給丹妮，似乎服了一貼清涼劑，才得安適地睡到黎明。

飛機到達倫敦的上空，我瞥見了白粉漢宮，倫敦橋。在泰晤士河的左側不是橫着教士街麼？我的丹妮已經替我把房間備好了吧。她現在一定已經到了飛機場，也許她在地面上發現這隻帶航機，高興得手舞足蹈哩，我們漸漸地向下降，

看見有許多男女在機場上歡迎着，却看不清這幾面那一個是丹妮，終于着了陸，我們跳了出來，一面數得着歡迎的朋友們，一面在人叢中尋找我的丹妮，我的丹妮呢？她許是把飛機到達的時刻計算錯了，不，決不會，航空公司職員不能那麼糊塗；哦，她許是冒昧，不願讓人們見到我們那股久別的親熱勁兒。

老是覺到坐臥不安，老是感到有件事在等着去辦，在晚安前，我便打了個電話到教士街，電話是接通了，可是那聲音一點兒也不熟，還雜帶着愛爾蘭的腔調。

「哦，原來是奇格斯東太太，她是丹妮的老鄰居，我有點兒神魂不定了，爲什麼在兩個月的時間裏有了這麼大的變化，却偏偏這變化發生在我來倫敦的當兒？」丹妮變了家麼？」

「不，丹妮和她媽在兩個禮拜前動身到加拿大她哥哥的任所去了，我們接租了他們的房子，我昨天才聽說你做了官又來倫敦了，奇格斯東先生，我的女兒瑪麗，和我明天下午歡迎你來吃茶。」

爲了打聽丹妮的消息，我按時去參加奇格斯東家的茶會，不料喬爾士博士和凱乃夫婦都在座，我們相互報告，討論和研究現在進行着的亞洲大陸的戰事，費了差不多有兩小時的功夫，然後我約了瑪麗去吃飯。

「這一次到倫敦來，你的中國太太沒有帶來？」瑪麗的口氣真充滿了揶揄。

「這是什麼話？」我身子離開了車子裏的背墊，却巧車子向左轉彎，那離心力把我推倒在瑪麗的肩膀上，說話的聲音拉得很長，變成了異乎尋常的語調。

「東方的男人多半是喜新厭舊的：那簡直和著裝女人一樣的容易見異思遷。」

「你說東方人也許是指的日本人，日本人一向是反覆無常的，沒有信用的，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也許比你們薩克遜民族還要強些哩！」我有點兒急了，「我在中國結了婚？這是誰造的謠言？」

「那麼，丹妮幾次要去中國，你為什麼都拒絕了呢？」瑪麗是個心直口快的姑娘，「她在倫敦得不到你的確訊，她哥哥在加拿大魁北克很得意，歡迎她母女去住，丹妮也正氣悶得慌，在半年前便毅然單身到美洲去了。這不是傷害她的麼？」

「也許是我不好，可是這個時候，兵荒草亂的今日，中國的任何環境，不是一般英國女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不靖，每一個中國人爲了爭取他民族國家的生存和繁榮，再險再亂也要忍受着來奮鬥，來流血，來爭取勝利，瑪麗，即使是你，假使有一個戰爭，不牽制到你的國家和民族，不干係到你的職業和任務，你願意整日價地在砲火下，在轟炸下生活着嗎？爲了好奇，爲了採取新聞，一個外國人真會到中國的戰場上去冒若干時日的險……」

「你就料定了丹妮甯不了這陣？」  
「並不是這樣說法，我們的勝利在目前，我們的快樂在後面追隨着，何不暫且忍受些時候。」

我們在吉歐飯店吃了一頓很安靜的晚餐，我告訴瑪麗，在倫敦最多就擱一個禮拜便動身到紐約去，她便把丹妮的地名告訴了我，并且說丹妮在離開英國的時候，頭痛症並未治愈，殊不料丹妮會得這毛病，當夜發了通電報給丹妮，一定引起了她不少的苦思和愁恨。

在離開倫敦前，我再沒有到教士街去過，我怕見到那座紅房子，更怕牽連我自己曾久住的那間房，現在已經是瑪麗的深閨了。

到了紐約，中國領事館轉來了封電報，是魁北克發來的，丹妮希望我不久去魁北克頭一次，我也那裏想。得着了她的消息，快活得要命，朋友們都說我發了瘋，聊起天簡直是健談不罷，說到中國抗戰的情形，更是滔滔不絕，在聖路易斯住了兩天，居然也能唱附蛋白蘭地，朋友們都說我年青了不少，我自己也覺得比從前似乎年青了些兒，在跳舞會上，一向怕跳舞，現在居然是非快步不跳，在紐約再忙碌三天便是星期六，打算星期六的下午搭車去魁北克。

天下事，能如人願的有幾條！在星期四的晚上接到政府的電報，着我想趕緊到中途島去，星期五有一班飛機就起程到東方去，經過中途島，否則就得再等上十來天，我不能那麼任性，我不

能爲了自己的愛人而就誤了自己的任務，一面忙着整理行囊，一面要魁北克的長途電話。  
「丹妮！丹妮！」我提高喉嚨對着電話機喊：「我不能去魁北克呀，明天一早便要動身到中途島去！」

「事情既然這樣地安排着，那有什麼辦法呢！——你就去吧！希望你自已保重，不要太辛苦了！——丹妮的聲調爲什麼變得那麼麼沙，那麼沙，「反正薩克遜女人是有信用的。」

「丹妮，你就動身到希達維亞去罷！我去那裏等你一起回中國，小童和他的太太在布達維亞辦報，他們歡迎你去哩！」

「真的麼？親愛的，」純是一個少女的響亮語調，「我準備着動身！」

在中途島住了將近兩個月，接到了丹妮的信。知道她哥哥被調回英國去了，她母女倆仍住在加拿大，他爲了年老的母親一時不能離開魁北克，我想，也許手頭不寬余這話來推說，在我再回香港前便把我所有的積蓄匯給了她，一到香港便得了丹妮更詳細的信息，可是這時候歐洲的戰事發動了，我更加忙得起來，我明知知道丹妮的病是由于兩種變力在他的心胸內起了極大的爭執所致，我沒有辦法，我不能夠爲了愛情放棄自己的責任去援救她，惟有勸她暫且忍耐着不必心焦，我們的愛永遠是存在着的。

前年的聖誕節的次日，我回到了昆明，母親雖然只住在四十公里外的溫泉，我却分不出半天



的工夫，回家去敲一敲天倫之樂，同時母親自滿南遷往雲南後更顯得老了，四肢已經不靈便了，難得下樓一趟，下樓的時候是要人背了下去的。

「爲什麼不帶了丹妮回來？」母親在電話中這樣厲聲的問着，老人又那裏料到我在外一年的遭遇，次日母親派人送來了丹妮最近寄來的一包東西：一張舊桌把我寄給她的錢全數退了回來，在她的信裏說「我需要的是你的愛，而不是希罕那物質的享受」一張相片，她憔悴消瘦了，她信裏說：「終日爲你煩念着，最初我爲了母親，一時捨不得離開她，現在我却爲了病，去不得中國，我的心永遠追隨着你。那愛的力永遠牽着你爲自由的中國而奮鬥」，一本日記，上面写着：

Choer on, brave soul,

Sacrifice for Free China,

My heart is with you forever.

（「歡呼呀，勇敢的靈魂，

爲了自由的中國犧牲吧，

我的心永遠追隨着你！」）

匆匆地飛往慶慶，連拜別慈母的時間都沒有騰得出來，我便硬着心腸地走了，一九四〇年的二月三日接到丹妮親勢沉重的消息：二月四日接到大哥的電報，老母歸天了！

我似乎失却了靈魂，昏昏胡胡，迷迷糊糊地生活着，在白天，我獨倚着丹妮的舊信，始終昏迷；在夜晚，我期待着母親來入夢，腳後有夢到過一次，

六月間，敵人瘋狂地轟炸重慶，我被炸傷了右腿，住到南溫泉療吧清去調治了幾個月，忽然在一天下午，我剛從柏林渡散步回來，清妹拿了一封信迎上了山棧。

「英國來的信」，我一看見那加了黑邊的信封，便有兒兒聲。

「英國來的？」我一手扶着清妹的肩，一手撐着手杖，踉蹌地下了山棧。

「加拿大不是英國麼？」清妹把信封舉到我的眼前，我們無聲地走進了茅廬，我身不由主地在搖椅中躺了下來。

「清，你把這信拆下來看一看，」我看清她拆開了那信封，抽出了用黑紗裹着的一張信箋。清妹的手顫抖起來了，抖落了信裏夾着的一束金黃色的頭髮。這時我便疊了過去。

昨天又這元且，到了夜晚，我尋過了書架，找過了枕邊，卻找不着一本新的日記，祇得坐在着，對着老母的遺像，玻璃板下丹妮的一束金髮，發了半天的癡。

我發現了一瓶貴妃酒，酌滿了二茶杯，才到傭傭杯狂飲，使我暫時失却了知覺，或者可以痛快些兒，忽然聽到外面民衆們熱烈的勝利的狂聲，戰士們激昂的奮發的怒吼，我隨即擲了杯子，灑了一地的酒，衝出了大門，奔向街頭，投入了民衆們和戰士們的一羣裏去了。

一九四一年元旦後一日于西京

## 夜宿黃河邊

彭華士

白日追逐黃河的激流  
晚來就在黃河的身邊靜眠  
我愛這塊正同鬼子爭着的土地  
我仰着衝出雲團的月亮

我低頭吻着紫色的野花

我把頭兒埋入怒放的綠草

黃河我唱着安眠的浪歌  
我早已忘記夜露濕透了征衣  
我帶着微笑期待黎明天

## 過無定河

彭華士

無定河  
你葬埋了多少英雄的白骨  
你流盡了多少女人的眼淚

我雖不是英雄  
但我也有一身不怕死的傲骨  
丟開了萬千里外的古鄉

在漫天的風沙中跌落到你身邊  
無定河  
無定河

你這難纏的奔流  
你這可怕的名字

夕陽已在古堡的頂巔  
野風帶着雙鳥的悲嘶  
且讓我今宵夢裏一見親娘

明朝朝再衝破那無邊的鐵牆



## 兩個學徒

老向

薛木匠並不打算收學徒，他倒不以為教人是件難事，他平臨着以前講究「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現在，一出師，有幾個還認得師傅是誰呢？話說如此，他終於收了徒弟，而且共兩個：一個是他的妻姪石葦，一個是他弟的兒子全旺，倆人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

這鎮立民衆學校，就在薛木匠的緊隔壁兒，校長勸他允許兩個徒弟入夜校，他笑了笑說：「這些時再說」。薛木匠雖不讀書，別的方面倒也看的明白，只有對於學校，他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說來也不錯，專怪他愚蠢，他親眼看見伯父的兒子爲了上大學把家當都折騰光光；東村張家的小姐登報和父親脫離關係，恰在大學畢業的時候。直接刺激他的是，一聽到隔壁的歌聲，立刻更會想起他自己的子與妻，立刻就覺得喝酒。他的兒子已經入中學了，正在操場裏唱新歌，忽聽一隻鑽箱飛來，插中喉管，就那麼慘死了；運果他的老婆也一病不起。這些偶然的事實，集中在一個人的面前，使他憤恨學校，便他把學校與敵人通常常聯繫在一起，似乎也這自然。他勉勵徒弟只有一句句話：「讀書受勞，學藝吃飯。」

「教與學」並不適用薛木匠他們師徒。他們並不教，也不學，另外有一套所謂「領與跟」。其實領的人也並沒有意識到「我在領路」，跟的人也同樣沒有想到「我要跟隨」。大家吃在一桌，睡在一室，工作在一堂，渾然一無所知，教的自然就教了，學的自然也就學了。這並不是薛木匠的發明，而是中國的老樣兒，最初，白天薛木匠做工，石葦只會收柴末，檢乾花；全旺雖是「門裏出身」，也只能磨磨斧頭和鉋刀，夜晚，薛木匠喝酒，隨便說着柴和樣細，徒弟們愛聽就聽，不愛聽就睡，可

是兩個明過後，徒弟們都曉得辨別工具的好歹，木性的軟硬，石葦是個比木頭還笨的人，也會幫着師傅拉墨線了；全旺心靈手活，已經能够拿起鑿子來開卯眼，人說一拜過魯班神，鍊鑿斧鑿自然就能指揮，似乎是不錯的。

不過，徒弟們這樣摸索，並不是沒有吃過一點兒苦，像是伐鋸滑了手，伐破了一腿；用斧頭把釘子敲直，鑿破了手指頭之類，三六九的發生，薛木匠看見時候少，不見的時候多，就是親眼看他們出了乖，頂多就說一聲「一回要留心」就算了，他哪知道的是，許多小節目不必教，應該會，小差小錯兒，初做誰也免不了，「世上無難事，只怕不省心！」木匠手藝，只要熟練，並沒有什麼參不透的奧妙，不到兩年，整棟房屋的木架，全旺已經可以單獨承做；粗桌椅，石葦也可以全起來，該多活計，薛木匠完全旁觀，都不曾有一點兒破綻兒了。

這一塊上，誰家有了木工活，也都願意找薛木匠去做，因為無論做什麼，他都不會使主顧們感到不滿意，一向他都是做游擊式的工作，今日東家，明日西家，自己沒有鋪面；可是自從收了徒弟，自從徒弟們都能拿得起斧頭，實力雄厚了，許多東西都可攬到家裏來做，家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一個雜貨的木工廠，除了人家定製的活計，餘力還可造幾件家俱擺在大門口出賣，因為抗戰，這鋪上人口突然增加了，薛木匠的生意興興。

徒弟們的能力大得令人吃驚，石葦一邊整屋椽，一邊還有精神應付門市，全旺到木市上去買材料，比師傅的眼力一點也不差，薛木匠得意極了，天天上午喝兩盃勝利酒，喝酒之後，他便「運斤成風」，作的木

西又迅速又精緻，出神入化，兩個徒弟乾乾淨淨，學不來，生意一天茂盛一天，他們師徒的精神一天緊張一天，可是重要問題也緊緊的隨後追來。

是這樣：全旺到市上去講生意，時常被入問到「賞號」？到門上來的買主也每每仰着頸兒暗探：「你們的招牌呢？」因此他們都覺得「起一個字號，製一塊招牌」，是刻不容緩了，然而「三個臭皮匠」在智謀上雖然可以「頂一個諸葛亮」可是，三個目不識丁的木匠，却不能頂一個能文會寫的教書先生，單是商討到底叫什麼木廠，三天他們沒打夜工，也沒有得出結果。後來全旺提議叫「醒星木廠」，醉木匠認為吉利，馬上贊成。但是請誰寫呢？民衆學校的校長常給人家寫字，醉木匠不是不知道。但是人家徒弟上學碰過自己的軟釘子，怎麼好意思去求人？

鎮立醫院中的病床藥架以及全套木器，都是醉木匠承做的，院長曾經請他吃過三次酒。在這種機緣之下，他想去請求院長寫塊招牌，倒是很冤冤的事。他與興頭頭的去求見院長，在候診室裏直等了兩個鐘頭，院長才出來會他。他約略的說明來意之後，院長笑了笑，說：「我只當你來看病呢；我是個大夫，只會看病，求寫字，你找錯了人。」院長說完了一個向後轉而去。醉木匠覺得脊背上冒了一股冷氣，但是臉卻漲紅了；他低着頭走出醫院，彷彿是自己作了什麼丟人的事。

路過郵政局門口，醉木匠又起了妄想，想着去求郵政局長寫塊招牌，或許比較容易，他給郵政局做的信箱一大批，都還沒有領過一文的工本，在局長面前說話也應該有些力量。誰知那郵政局長瞪着一雙仇人眼瞪說：「我這兒並沒有掛單，我寫字也不給你寫。一個木匠可以找我寫招牌，一個鞋匠也可以求我寫流水賬了。真是豈有此理！」醉木匠抹了一鼻子灰，幾乎要掉下淚來。他自出娘胎以來，受人輕薄還是最重的一次。

醉木匠摸到萬分，沒精打彩的走回家，一踏進門，石叢孤孤子似的告訴說：「適才一個買木器的，挑選了五百多塊錢的東西，他叫我開

發票。我說不會，他頭也不回走了。」全旺也說：「警察局派人來，要我們去登記，不登記不準作生意。」醉木匠簡直是一籌莫展了。吳了半天，他忽然想起一句成語，「求人不如求己便」，大澈大悟的說：「明兒個你們倆都去給我上夜學」；當下他就就訪隔壁的校長，照直表明了自己的意思，述說了內心的苦痛，還發上一句：「只要我的徒弟讀書讀得能開發票就行！」

那位校長當然感到無限的愉快，不僅答應收他兩個徒弟，還立刻就研墨鋪紙，要給他寫招牌，寫圖記。明明他自取的字號以後，還是：「復興木廠」名字又響亮又有時代意義。醉木匠反而莫明其妙了。

上夜學並非一點兒不耽誤工作的時間，以前只需要兩個徒弟稍微打一打夜工，現在需要師徒三個在深夜裏趕活兒了。不過醉木匠並不因為這個不高興，他懇切的希望着「復興木廠」這塊招牌愈做愈亮，希望兩個徒弟除了能拿鑿斧鋸，還要能够拿筆。他把求人寫字的污辱，時時從心底上翻出來，痛苦的摩挲着；他每日告訴徒弟說：「你們要想着學開發票！」

但是兩個徒弟首先學會的並非開發票，而是唱抗戰歌，唱歌使他們的工作更活躍是事實；可是太活潑了有時是會出漏子的，例如石叢一邊敲着木板，一邊唱：「捉漢奸，捉漢奸，把他的頭切下；」一木板本來已經絕平了，而「教他的血流乾」，這末句歌詞還沒有出口，氣，他不自主的又推了兩把，氣是舒了，木板却又不平，這種又跑又唱，又唱又跑常常把板子弄的不够材料了爲止，全旺揮着斧頭，唱着「對準敵人的頭」，「丫丫，丫丫」一聲，一條桌子腿應砍下三分的，這一下子砍去五分，幸而他們都知道師傅是最煩惡唱歌的，當着他的面兒，便都寂然無聲。

其次他們最感興趣的功課是運動，這兩個學徒半夜偷偷的起來，爲同學們製造乒乓球拍和短棒之類的運動器具已經不止一次，醉木匠偶爾也看出他們白天工作時的少心沒興，可是絕不疑惑他們有什麼話，有

一天，醉木匠看了朋友回家，正在公路上走着，看見一羣青年正舉行越野賽跑，其中竟有石葦也短褲背心，跑得汗流如雨，他沾了氣，氣着石葦不告訴自己一聲兒就拙下斧頭去跑，未免胆子太大。「學校到底是不不住的」這句偏見，又在他腦子裏打盤旋。一回家，他就打算着叫石葦停學，幸而校長迎上來向他說明：「這不是石葦的意思，是學校叫他去的，」同時又告訴他月考成績，全旺是第一，醉木匠的氣才勉強着壓下去。

「復興木廠」的生意更好了，前來定貨的絡繹不絕，醉木匠盼望徒弟們會開發票的心腸更切。他問徒弟「爲什麼還不會寫發票呢？」徒弟們回答的容易：「先生還沒有教。」事實上，一個青年跳進了知識之海，要知要學的太多了，根本他們就沒有注意去學「開發票」。

這木廠的後院有個菜園，石葦負有澆水施肥，拔草除虫的責任。他有的長力氣，挑水掘地他都不在乎。只有菜上的害虫，使他「老牛掉鬼——有力使不出來」，他捉了一批，又生一批，永遠捉不完。不捉吧，一畦好好的菜，就會被虫兒吃成光桿。他入學兩個月，讀了「國語害虫」，不但知道了虫的名字，還學會了許多除虫的方法。他高興的不得了，好像得了什麼法寶。他想噴射石油乳劑的防治介殼虫，他試不起；除虫菊粉他買不到；最簡便的是澆烟草水去除蚜虫；他決定先對着那蕪菁菜上的蚜虫試一試刀。他一天偷師傳一撮雜拌兒烟，一直積了五天，還不過一滴蟲兒；他又自己去買了兩角錢的，才湊成一小包。在廚房裏，他騰出一個油膩污垢的缸盆來，正在沈刷，全旺問他作什麼用，他說是師傅教他洗出來盛醬油。他把烟草浸在盆子裏，擺在架上。但是用什麼噴射呢？他不住的琢磨着。

這一天晚上，輪到全旺燒夜飯，竟翻出石葦所說的那一鉢子醬油來，他順便倒了兩羹匙放在湯裏。看吧，蚜虫還沒有吃到的珍品，醉木匠先嘗到一種異味了。他先喝了一口，一個勁兒的皺眉；又舀了一勺，聞了聞就發了，全旺覺得不是味兒，但是想不出是什麼道理。石葦心裏有病，急忙跑到廚房去看，泡煙水的缸鉢移了位置，又沒有蓋蓋兒，嚇得

不敢再進屋去吃夜飯。

醉木匠兩年來沒有動手打過徒弟，這一次是真急了，他先給了全旺一頓嘴巴。石葦見師傅挨了打，不忍不把他真相說明，他說：「我照着書本上作試驗，怕不成功，師弟笑我，才沒有告訴他實話，」醉木匠怒不可遏的說：「這要是碰霉呢？」他痛罵石葦，說他是笨牛，是蠢豬，更很命地斥責學校說：「不教學生開發票，專教他去募捐，去賽跑，去拿毒藥給師傅吃，從現在起，你們誰再上學，我就剝下你們誰的腿，我生意不作了，我手裏還有，我不能看着你們弄得交不文，武不武的，將來作討口，」他的怒氣，幾乎要把屋頂都衝破了，他並不顧得想到自己的話有無道理，只是什麼有勁就說什麼，一直說了多半夜；末了一句還是：「不許再讀書。」

第二天早上，醉木匠的怨氣似乎平了些，對於全旺挨嘴巴這件事，彷彿覺得抱歉；又覺得生意實在太好，學「開發票」實在還有必要。於是決定把石葦停學，教全旺還繼續下去。全旺本來就被稱為高材生，又經過這一次折辱，當然更奮發。他把桌，椅，櫥，架等等木器的名字，都寫在一張紙上，又請校長特別教學了一次發票的格式，天天練習。「有志竟成」，全旺居然滿足了師傅的慾望，發覺他會閉了。雖然第一次試驗，忘了貼印花，可是這容易補正，醉木匠都喜歡了，那「學校害人」的偏見又漸漸的沉下去。徒弟聰明，他覺到很可以驕傲。

但是全旺自己卻並沒有滿足，相反的他落在痛苦中了，校長誇他聰明，同學羨他能幹，師傅喜他伶俐，在過分的鼓勵之下，引起較大的慾望不也是很自然的嗎？他想作「中國の木匠愛迪生」，因爲他的教本上有一課是「愛迪生傳」先生曾經造過外國有鋸木機的發明，他馬上想自己創造一架「全旺機」，這機器是全能的，會解板，會鉋平，會開卯，會上漆，會……總之，凡木匠所會的，這機器無一不會。他幻想着這全能的機器已經成功，只要把木料上寫上「作桌子」，一上機器，立刻就會有桌子作出來。他立志要把這機器做成功。他看見飛樓了，想利





# 狂歡之夜

(五幕鬧劇)

冷波

人：

牛恩堂 縣長

實貴 縣長的聽差

牛太太 縣長太太

牛靈娟 縣長的女兒

高步雲 醫院院長

汪伯贊 中學校長

周若愚 郵政局長

常承壽 縣承審官

姜永泰 (河叭)

侯長富 (結叭)

殷克讓 公安局長

李樹仁 (化名沈劍兆)

何自強 (化名何喜)

店夥

民衆代表甲、乙。

時：

一九四〇年

地：

安徽蚌埠

## 第一幕

佈景：牛縣長家的一間富麗的客廳，左邊有一門通外院，門的左旁一大窗。右邊也有一門，通內室，壁上掛了幾幅字畫和幾張明星的照片，中央有一樓梯，那是通到上面臥室裏去的，這客廳裏的陳設相當講究，一切都是新添置的，一套天藍色的沙發，一大一小圍着一個圓桌，擺在外門的近旁，桌上有花瓶，另外一隻小沙發擺在靠近樓梯的地方，在樓梯與牆壁的拐角上，擺了一隻衣架，另外的地方也有兩盆鮮花在點綴着，都向前一點，排列着一個茶几和兩把靠背椅，那都是咖啡色洋漆漆的。茶几上擺着電話。

幕啓時：牛恩堂從左；實貴從右門同時走入，牛恩堂手裏拿着一封信，似乎跑得透不過氣來，頭一發昏，在門檻上蹣跚了一下，勉強地支持着：一溜歪斜地走了進來，直奔樓梯。實貴本來是很匆忙地，像是有什麼事似的，可是一見縣長的情形，倒怔了一下，走將過去。可是縣長剛踏上樓梯三四級，便摔下來了四脚着地，像個顛癩的狗一樣，爬在實貴的前面。

實 (即實貴) 怎麼啦，老爺？  
牛 (即牛恩堂，不動不語)……  
實 老爺，老爺，你怎麼啦？

牛 (仍不動不語)……

實 (看情形不對，慌極，急奔向樓上) 太太，小姐，不好了，快快快快！縣長不好了，太太！小姐！太太！太太……

(牛太太從樓上跑了出來。她是個很年輕，風騷人物，看起來和縣長的年齡相差一倍，讓人一看：不是他的姨太太？便是後婆娘絃……)

太太 (即牛太太) 怎麼啦？怎麼啦？

實 我也不知道，老，老爺一進門就……

太太 就怎麼啦？(她向遠處張望了一下沒看到)

實 縣長在哪兒啦？

實 在，在地下爬着呢。

太太 (一邊向下跑着) 你這個混賬東西！幹麼不把他抬起來呀？

實 (辯白地) 我問他話，他也不答應，他，他……

太太 什麼？他是誰呀？

實 (知道犯了忌，急改嘴) 哦，老爺，老爺，老爺……

是爬着。

太太 真是笨貨！(走近恩堂) 恩堂，恩堂！

牛（輕聲地反而躺下了）……

太太（對寶貴）你這混帳王八蛋！（轉向恩堂

急叫）恩堂，恩堂！（狠命拖他也拖不起來）

寶（給她踢的倒怔住了）……

太太 你幹麼不快快幫幫我呀？你儘傻站在那兒幹麼？

寶（好像突然被提醒了，急從樓梯上跑下）噯噯噯，（走近恩堂喊叫）老爺，老爺！（對太太）他不講話。

太太 我叫你幫我把他拖起，儘管喊有什麼用啊？

寶（幫她一拖反而爬下了）老！老爺爬着呢？

太太 我知道他爬着哪，你快幫我把他拖起來呀！笨貨！（轉向恩堂）恩堂，恩堂！

寶（一邊拖恩堂）老爺，快起來罷，別使腿癱了，你把太太急的那個樣。

太太 什麼？

寶（知道話又說不對勁了）我是說：地下涼，怕他鬧肚子。

牛（像牛叫似的長哼了一聲）哞——

太太（對寶貴）快快快！有點好了，你多使點勁啦。

寶（果得紅頭漲臉的，好不容易把恩堂拖了起來，放在沙發上，氣喘喘地擦着汗）唉！這玩意兒真不是好玩的！

太太（氣憤地對寶貴）什麼話！給我滾一邊去

寶 用不着我啦？

太太 我要你給我滾！

寶 是——

（寶貴由外門下）

太太 恩堂，恩堂，你怎麼啦？

牛（眼糊地）我，我是到了家了麼？

太太 是的，恩堂，你怎麼啦？吃醉酒了麼？

牛 不，不——

太太 那麼你怎麼一進門就爬下啦？

牛（餓氣地）完了，完了！「禍事到啦！

太太 什麼完啦？

牛 我的家，噯，不，我的縣長——

太太（担心地）你到底怎麼啦？你怎麼糊說

八道的……

牛（加重地）太太——這不是糊說。這一下子可真的完啦！（突然）噯，我頭痛，我頭痛得很！

寶 就是。——

太太（對恩堂）你怎麼一進門就爬下啦？什麼事呀？還不下！你大概還沒看見過任我急成這個樣子罷？

太太 沒有。（寶貴送茶來，接過送給恩堂）什麼事還值得把你急得這個樣子？你真挺不住事！

牛 這樣的事給你你也得爬下，還說我挺不住事！（加重）專員來啦！

太太 什麼？專員？專員在哪兒啦？

牛 我，我也不知道。

太太（氣得坐下）你看，你這不是鬼話麼？

牛 唉！你懂得什麼！（把手裏的信遞到另一隻手裏）我！我的信呢？我的信呢？

（寶貴持報紙送往樓上）

太太（看準了手裏有封信）不是在你的手裏麼？

牛 噯，我真是！噯，我頭痛，我頭痛，（把信遞給太太）你自己看罷。

太太（接過信讀着）「恩堂縣長兄賜鑒，維新政府成立，主席汪……奉令安撫民心，急欲刷新吏政，特命令本術沈健學任我省巡察專員，微服私訪，尤其注意貴縣，素知吾兄與一般僚屬，生性不羈，不免有越軌行為，故請先事提防，以吾兄之天賦手腕，定當應付裕如也，該員現已動身數日，恐或抵達貴縣境地，吾兄切勿任其暗居何

處，盡力搜索逢迎，否則有妨吾兄前程，切記切記！隨函寄奉該員照片一頓，想於吾兄無小補也。」（她笑了）哈哈……

（寶貴由樓上走下由左門出）

牛 你笑什麼？

太太 這還值得你吓得昏了頭？

牛 你懂什麼！現在可不比從前，你沒看到那信上一開頭就寫着維新政府成立，汪精衛這上台，要刷新吏政麼！

太太 你就不用聽他信上糊扯，哪個當官的還不是爲了撈錢？什麼叫刷新吏政，依我說呀，說不定是汪精衛這上台，讓大夥兒給他送點禮！

牛 可是，就是這樣就已經够怕人的呢！

太太 這有什麼可怕？你就預備一點錢，送給他就是了。

牛 說得那麼方便！一點錢就能買個縣長麼？就是這個頂便宜的縣長，活動到手，也化了五六萬塊錢的活動費呀！

太太 五六萬就五六萬罷！反正沒有背潑錢口袋當縣長的，只要你下假令，讓老百姓給湊個二十來萬，怕他們敢不給？

牛 可是……

太太 可是什麼？，他們敢不給麼？

牛 不是這個，我是說即使有了錢，又到那兒去找那個專員呢！

太太 我說你真是有點老糊塗了！

牛 唉唉！這些事情真使我頭痛！（摸前額）噯，我頭痛！（抱着太太的手乞求的）噯，太太你快想法子救救我罷。

太太 你別急，讓我想想看。

牛 還不急？像這樣的事情你怎麼能讓我急呢？噯，我摸我的頭，我的頭：噯，還有，你想想看，我手底下那一羣糊塗蛋！他們僅是爲了自己撈錢，把一切事情都弄得亂七八糟，一場糊塗，就是我弄來幾個錢給專員，他把這縣裏的事情看到眼裏，回去一報告，也說不定要掙我的差的。

太太 你別急，我自有辦法。

牛 你有什麼辦法？你快說呀？（牛寶娟攜報紙由樓上跑下）

娟 （即牛寶娟）爸爸，爸爸！（走近恩堂）你看這報紙上……

牛 （不耐煩地）去去去。

娟 不，我不，你看這報紙上……

牛 去，去，去，我頭痛。

娟 （假嘆）你不看就算啦！（走近恩堂加重地）我是說！這報紙與我們有關係！

牛 （有點急）啊！與我們有關係！什麼關係？

娟 捉拿逃犯！

牛 這真是糊塗八道，豈有此理，去，去！

娟 真的，你聽，我念給你聽：「懸賞緝拿李樹仁，何自強，竊盜國事秘密，畏罪潛逃，通令各縣……」

牛 去去，我不要聽。

娟 你聽着，好事還在後面哪！

牛 什麼好事？

娟 這上面說：抓到一個賞五萬，兩個一齊抓到就有十萬塊錢到手啦！

牛 爸爸有錢還頭痛？

太太 寶娟，你爸爸這兒有事，你別再說他了！

娟 還有呢，媽媽，（拿報紙給他看）旁邊這個廣告是上海影片公司招考女演員。

太太 好好。

娟 我一定要到上海去當電影明星，那有多出風頭，有十萬塊錢我可以做路費，做衣裳，我可以……

牛 （加重地）去，去！——我在這兒頭痛得厲害，你不知道麼？

娟 （生氣）這是我一生的計劃，一生的事業，你們總是不拿我的事來當回事，噯！（她一氣上樓去了）

牛 太太，快說，你快說，再等一會兒，我的頭痛得要厲害啦。

太太 我說：第一，你先派人出去訪查這個專員。

牛 這我已經打發姜水泰侯長富兩個人去辦了，並且我把專員的照片也交給他們了。

太太 那很好。

牛 還有呢？

太太 第二，你把你手底下的人都找來，譬如像



高大夫啦，汪校長啦，周郵政局長啦，什麼的，還有殷公安局長。

牛 這，這我回來的時候碰到了汪伯贊，高步雲，他們兩個已經知道了，他們說回頭就來。

太太 周若愚，周局長呢？

牛 沒，沒有。（高聲對外）寶貴，寶貴！

寶（在門外）有。

（寶貴由左門上）

太太 你喊他幹什麼？

牛 讓他到郵政局去找周若愚呀！到縣公署裏去

太太 我看你真是吓昏啦！那不是有電話麼！

牛 呵，對對，（急奔向電話）你看我真……

（寶貴看看沒有事又下去了）

太太（跑過去攔阻）你等一等。

牛 做什麼！

太太 我問你找他們來幹什麼？

牛 不是你要我找他們來麼？

太太 是啊！你找他們來幹什麼呢？

牛（可憐地）我的太太，你可憐我罷！我的頭痛！反正我先把他們叫來再說，你願意

叫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

太太 那也好，回頭我來跟他們說就是了。不過

你得事先告訴他們多籌劃一點錢。

牛 好好，（拿電話）喂喂，掛郵政局，喂，你

哪兒！郵政局麼？請周局長來聽電話，喂，

你就是若愚呀，你看我真……緊急的事。緊

急的事，你就到我這兒來，喂，快，快！喂

我！我頭痛，我說我頭痛啊，喂，汽車，

馬車，人力車，自行車，什麼車都行，反正

是……你快些來。好好，不說了。（又搖鈴

）：喂，你哪兒！郵政局！我不要了！

太太 你看，你怎麼剛才打電話說你頭痛呢？

牛 好麼？我不是告訴他有緊急的事麼？

太太 可是緊要的事不是頭痛啊？

牛（掛電話）喂，電話局麼？我要……啊？你還

是郵政局？你媽的，不要了，不要了！（回

了一下鈴，可是想想還是再通個電話給郵政

局，恐怕剛才誤會了）喂，你告訴你們局長

，你說不是頭痛，是……啊？你是哪兒，你不

是郵政局？你是哪兒！電話局！其他媽的不

是東西！你爲什麼不……（電話局把線掛了

）喂，喂，喂！這個王八蛋，他把線給掛了，

（再搖鈴）喂喂，（沒人理）真是他媽

的混蛋！（氣得來回直走，對外喊，寶貴，

寶貴！

寶（在門外）有。

牛（寶貴由左門上）

你去找常承審來。

是。

寶（寶貴由左門下）

（汪伯贊和高步雲同由左門上）

高（即高步雲）恩堂，怎麼辦呢？

汪（即汪伯贊）這可怎麼好呢？恩堂！

牛 喂，我頭痛，你們曹君等……，（指自

己的太太）她是我的救星，你們等一會兒都

聽她的吩咐。

高 是的，是的太太，你一定要來救我們。

汪 好說，好說太太你一定要大發慈悲。

太太 你們都請坐罷。

牛 我對，你們請坐，可是我告訴你們哪，我的

頭痛，我從昨天晚上我就知道，我今天一定

要頭痛。

汪 好說，好說。

牛 真！唉！我跟你說呀：我說我昨天晚上就

知道我今天一定要頭痛，你們替我想想看，

我整整做了一夜惡夢，一整夜呀！都是在做

着夢，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夢見兩個（

用手比着）這麼大的大黑耗子，黑得可怕，

大的也可怕，他們跑到我的身上；調戲我，

辱，是的，調戲我，後來把我吓得簡直的要

死了，一下子就把我吓醒了！

（周若愚由左門上）

周（即周若愚）恩堂，什麼把你吓醒啦？

牛 喂，若愚，你來得正好，我給你打電話說我

……頭痛，我，我現在正在這裏給他們講我爲

什麼……

太太 恩堂，我看你還是稍微的靜一下，回頭當

承審來了，我們好談談正經事。

牛 對對，太太，你說的對，可是我的頭……

（寶貴引承審由左門上）

寶老爺，常承審來了。

牛 承審，你快來罷，我們這兒正……

太太 恩堂，這回常承審也來啦，我們的客人差

不多已經齊了，現在我們就談談我們的正

經事罷。

牛 對對對，太太，你說，你說，（對大家）喂

喂，你們大家都聽我太太的。

常 是不是爲了那個專員的事？唉：真沒想到

，真沒想到！

牛 你怎麼知道的？

常 早該伯贊嗎們就告訴我了，我正在那裏沒主

意呢？你可就打發寶去找我。

周 什麼？專員怎麼樣？

汪 好說好說，到咱們縣裏來調查行政

周 啊！真有這樣的事？

高 是的，是的，這從前咱們可真沒有注意。

太太 是從南京來的，並且是奉有密令，微服私

訪。

周 糟糕，糟糕！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呢？

常 真是的，這可比不了平常的事情，我們怕都

……唉！也就碰運氣罷！

周 這可真是糟糕，糟糕！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恩堂，爲什麼專員專派到我們這兒來呢？

牛 哦，我頭痛，我頭痛，你還是問我的太太

罷。

太太 還還有什麼可問的呢？反正我們還沒有見

到人，咱們總得趕緊想辦法呀！

常 真是的，恩堂，唔，太太，我想這一定因爲

外交關係，說不定是上邊特別派個人來查查

地面。

高 是的，是的，不過我想這也許是衛生關係，

這年頭瘟疫流行，到處都……

汪 好說，好說，我想這一定是開放關係，

什麼？開放？

注 好說開放，這個開放就是開放啊！長江，你

不知道麼？你想咱們蚌埠是津浦鐵路的重鎮

，他要開放長江，還不得調查鐵路？

牛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頭痛！你們這都扯到

哪兒去啦！什麼外交呀！衛生呀，開放呀，

長江鐵路，這跟我們有什麼相干！

常 真是的恩堂，我跟你說……

牛 我跟你說！我頭痛，你聽到了沒有！我頭痛

，專員，什麼叫專員？還是我太太說的對，

那簡直就是討債鬼！（對太太）太太，太太

，你說，你說我頭痛。

太太 你們在這兒亂七八糟的糊扯瞎扯，你看我

幹插進嘴去麼？

牛 我真！唉！還是你說，你說，（對大家）喂

，我跟你們說呀，你們大家要聽我太太的，

要聽她的，你們聽見了沒有？

高 是的，是的。

汪 好說，好說。

牛 不過我跟你們講啊，還是我太太說的！這一

回的事情，簡直就是要我們的好聽啊！什麼

維新改刷新的！那簡直就是讓我們給汪精衛

送禮！你們仔細想想看，咱們大大小小的哪

一個官不是化上萬的洋錢買來的？這一團萬

一團了罷，碰上个沒有心肝的專員，那我們

的前程……唉！我頭痛，頭痛，你對太太！

我的好太太，你是我們的救星，你救救我罷

，還是你跟他們說，究竟怎麼辦？究竟怎麼辦呢

？

常 真是的，恩堂，

牛 哦，諸位大家，我得預先聲明，我可不是下

命令讓你們服從我的太太，我祇是請你們諸

位大家就從現在起，聽她勸告給你們各位幾

句，那就是說，要你們各位注意的事情，她

讓你們幹哪，你們就幹什麼。

高 是的，是的，咱們捧太太，

汪 好說，好說。

常 真是的，恩堂！咱們應該捧太太，太太是我

們的救命星。

大家 （一聲地）捧太太，捧太太！

太太 （故意地客氣）得了罷，你們別捧我啦，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救你們哪！

周 糟糕，糟糕。

汪 好說，好說，牛太太你快點給我們出個主意

罷。

常 真是的，牛太太當門當閉，有求必應的活管

薩。

高 是的，是的，這裏邊還有恩堂呢！

牛，啊！啊！你們是說我：啊，我頭痛，還是請我的太太，（乞求地）太太，太太，你快發發慈悲，可憐可憐這一羣受難鬼罷！

太太 不過，我可預先聲明，我要有觸犯諸位的地方，你們可不要見怪，

高 是的，是的。

汪 好說，好說。

太太 現在我先從郵政局說起。

周 糟糕，糟糕。我！我有什麼關係？

太太 自然有很大的關係，要是從前我們的周

長龍多幫點忙，細心一點的話，好好的檢査往南京去的信件，那麼也許這次專員就不會派到我們蚌埠來了。

高 是的，是的。

汪 那爲什麼？

太太 本縣的商人和老百姓，都說我們剝削他們

太厲害，派的苛捐雜稅太多，所以他們時時刻刻都是想不利於我們的。

牛 可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上邊向我們要錢

要得那麼緊，我們不向老百姓要錢，向誰討呢。

太太 話雖然是這麼講，可是他現在說說不定要

拿這個來藉口，撤了你的差，你沒聽到（取信）這上面說要安撫民心麼？

周 那可怎麼辦呢？要是縣長一撤差，我們不就

……

太太 是啊，所以我們第一要緊的是周局長多分

點神，既往的自然也沒有辦法了，可是說不定這羣老百姓還要給這個專員送什麼呈子告我們呢，那麼你不妨把郵局裏所有來往的信件都拆開看看，要是這種呈子裏帖呢，就把他從中扣留，若是沒有啊，你可以把他再封上，嚕。不，就是不封口寄出去也沒關係。

周 這、這好辦，祇要是我份內的事情，我一定會把他辦好的，這請你們放心。

太太 第二，我要提到我們的縣立中學校。

汪 好說，好說。

太太 說不定這位專員老爺來了，頭一個就要參觀你的學校，因為到處的學校都是地方上一塊光明漂亮的招牌呀！

高 是的，是的。

太太 那麼汪校長，你啦，既爲一校之長，就應該注意教員的學問跟他的態度，自然，誰都知道他們都是些從專門學校畢業的，都是些有學問的人，可是他們都有一些希奇古怪的毛病，比如說：有一天我跟常承審

太太，我們倆到街上去買東西，從你們門口過的時候，順便進去聽聽，那個時候有一班學生，大概是正在上着歷史課罷，那個教員姓什麼，我也不知道，可是他那副

講課的神氣，嚇！真是了不得，差不多連性命都不顧啦！當時他講的是漢高祖和楚霸王，當他提到漢高祖還罷了，可是一講

到楚霸王項羽，他的勁可就來了，那真就比市場裏說評詞的眞：「噫，不，那簡直就是他唱京戲的大花臉上場了嘛！哎呀！你看他那個勁！一起火兒從講台上跳下來，

踏上去的，從這頭提起一把椅子來，狠命的往講堂那頭一扔，差一點沒打死幾個學生，把我跟常承審太太吓得半天沒敢抬起

頭來。

常 眞是的，那他要講專諸刺王豎那一段，說不定還要當場殺人呢！

太太 自然了，楚霸王是力拔山氣蓋世的英雄好漢，可是這位歷史先生，未免也太熱心了一點。

汪 好說，好說，他這個人就是太熱心啦，我告訴過他多少次，他說：「隨便你啦，我講起書來是不要命的。」你看！

牛 伯贊，你最好好請他斯文一點，不然要是眞的專員老爺參觀學校去的時候，眞怕會出亂子的。

汪 好說，好說，我一定要想法使他斯文一點，不過這是他的天性，改恐怕也改不了多少，還有，我想起來了，有一次我到學校裏去，看到一個幾乎跟光屁股一樣的人，從裏面跑

出來了。

汪 啊？竟有這樣的事！

牛 我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是誰？



來談談罷。

常 真是的，你們把我留到最末一個。

周 糟糕，糟糕，承壽，我看你那兒大概沒有大關係罷？

太太 這就是他那兒的關係大，他那兒不僅

應該注重外表，而且還得注重內容。

常 真是的，牛太太講得有理，有理。

牛 是啊，我朋友的那封信上，還特別提到什麼「越軌行為」呢，可是這個，反正咱們一時也無從提防。

常 真是的，那我們也祇有聽天由命了！不過話

又說回來了，說老實話，衙門口，向南院，要打官司拿錢來，這是自古迄今，天經地義

的大道理，我想專員也不至於在這上面苛求罷，何況我們受人家的賄賂，那都是原告被告自己願給的。

牛 嗚呼，不不，承壽，你這話可不能這樣講，你要特別注意那信上的四個字啊！「越軌行為」，不管你的錢是怎麼收下人家的，可是貪贓受賄，吃錢賣法，這在我們官場中是犯忌的事啊。

常 不要緊，我常承壽做事，向來手段靈活，心機巧妙，既然收了賄賂，要給上司查出來，

那還算個承壽官嗎？真是的！

太太 好了，好了，你們還是別再談這些賄賂不賄賂的罷，這些事我總要是把專員運動好了，他儘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官官

相護，這是自古的道理，不過外表上，我們總得讓人家過得去。

牛 聽你的，太太。

太太 不用說別的，就拿我們那個法庭的院子來說罷，聽差的女傭養了一大羣鷄鴨還不算

，怎麼院裏的養起豬來了？自然我們也知道養鷄養鴨甚至於養豬，這都是生財之道，可是要是養在法庭的院子裏，也的確

不做話，人們一進院子都落不下腳去，雞屎豬糞，一大羣一大羣的在你腳底下，哇哇哇哇，吱吱吱的穿來穿去，給專員一

看一定就會發煩的。

周 糟糕，糟糕，（過敏地）專員要是個教門人

可就更犯忌了！

常 這都好辦，回頭我讓他都殺了，專門預備請專員吃好了。

牛 這個，我倒也不反對，不過你事先總要把他弄乾淨一些。

太太 至於大堂裏的一些破補綻，亂片子，還有太太小姐們的襪子，襪子，還有別的破爛東西，也把他一道收拾收拾，最好在這些

天不要讓他們陳列出來，這是關乎我們大家的體面的。

常 哼！這話我早就告訴過他們，可是女人家的

那股勁兒，你還不知道麼？我也實在沒有辦法，你總不能讓我因為這麼一點小事跟我的

太太離婚哪？

牛 誰讓你們離婚啦？承壽兄，你誤會我太太的意思了，她是說這些事都是應該事先注意整

理的地方。

太太 恩堂，我想你現在的頭痛，大概也該好了罷？

牛 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太太 可是頭痛的事情還在後頭哪。

牛 太太，你這是什麼意思？

太太 我是說，要是專員一定等你們收拾好了再來，那還差不多，要是他早就已經到了這兒了，而且他又穿著便裝，混在老百姓堆裏去，什麼東西都知道了，看辦了，那可

又怎麼辦呢？

牛 這……這……這……

周 糟糕，糟糕。

汪 好說，好說。

常 真是的，這可是一件難事了！

（大家急得在地上兜圈子）

牛 嗚呼，我的頭又痛起來了。

太太 你們這一羣蠢蛋，還不及早去快點預備。嗚呼，對對，你們大夥都快點去預備呀！

（大家爭先恐後的向外跑去）

太太 嗚，還有。

牛 什麼？嗚呼，嗚呼，（對大家你們都回來，還

有一唉！我的頭真痛！

（大家又都轉回來圍攔來聽）

太太 咱們縣城的街道，你都告訴他們整理了麼

？你爲什麼不找股局長來？

牛 嘩，對，對，（對外喊）寶貴，寶貴，

寶（在門外）有

寶（寶貴由左門上）

牛 你到公安局去請股局長來。

寶 是。

牛（寶貴由左門下）

唉！真使我頭痛，真使我頭痛！（對大家）  
喂，大家諸位，不干你們的事，你們怎麼  
還不快點去預備呀！

（大家正擠滿在左門口，姜永泰和侯長富由  
人叢中衝進，一個是珂叭，一個是結叭，  
爭搶着向恩見堂報告。）

姜（即姜永泰）珂叭縣長，珂叭……

侯（即侯長富）嗶嗶緊緊緊急報告！

大家 什麼事，什麼事？

姜 珂叭珂我，我我們……

侯（搶着）嗶嗶率縣長的命令。

姜 珂叭長，長富，珂，珂你讓我說。

侯 嗶嗶嗶不，還，還是我說罷。

姜 珂叭珂你說話，說話太亂，珂叭我比你記得  
全。

侯 嗶嗶我記得，嗶嗶你別打攪我，嗶嗶我說

牛 咳，咳：老哥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頭痛

太太 是的，你們二位都別急，都請坐。慢慢的

說。

姜 珂叭讓我來告訴你，珂我們奉了縣長的命令

侯 珂拿齊照片就……

姜 珂叭不是郵政局，珂叭是郵政局，郵政局那

侯 嗶嗶喝茶。

姜（指侯）珂叭侯長富說，他肚子餓了，珂  
要去新民客棧，珂吃飯……

侯 嗶嗶對了，我，我們去吃飯。

牛 唉！你們別說得那麼遲了，我的頭痛，你們

姜 珂叭你聽我說呀！珂叭我們兩一進門就看着

常 就是一個人。

姜 珂叭我們看他外號還不錯，穿的衣服倒像改

侯 嗶嗶是是改裝。

姜 珂我，我們就（掏照片）拿照片去對。

侯 嗶嗶就是他。

大家 真的？

姜 珂叭可不真的！真是他，二十多歲。

周 糟糕，糟糕！那麼你們怎麼辦呢？

姜 珂叭我們沒敢驚動他。

侯 嗶嗶我們就去問，問茶房。

汪 茶房怎麼？

侯 嗶嗶茶房說，他，他姓沈。

牛 姓沈？（找信）信呢？來的那封信呢？

太太 在這兒。

牛 你看看他叫什麼？

太太（看信）沈健字。

侯 嗶嗶不對，不對，是沈劍飛，嗶嗶寶劍的劍  
，遠走高飛的飛。

汪 那麼也許不是他呀？

常 真是的，你這傻瓜！專員微服私訪，還有寫  
真名字的麼？

周 糟糕，糟糕！那麼一定是他了！

牛 不是他還有誰，唉！這真讓我頭痛。

汪 嗶，對了，你看他起得這個化名都是有含意  
的。

常 什麼含意？

汪 劍，就是寶劍，可以驅魔逐怪，斬妖斬邪。

飛就是遠走高飛的飛，換句話說就是走到哪  
兒殺到那兒，而且那字音相通，沈健字，沈

劍飛，還不是明明在告訴我們麼？

大家 嗶，有理，有理。

牛 嗶，（對姜侯）你們講下去，講下去，後來  
怎麼樣？

姜 珂叭我們就問茶房，珂他是什麼時候來到這  
兒的。

牛 問，茶房怎麼說？

姜 珂叭珂他就是已經來了兩星期了。

牛 哎呀！我的媽！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

(急得來回打轉) 咱們這兩個星期以內辦的  
丟人事多着呢！學校鬧風潮啦，囚犯炸獄，  
！巡警在街上喝醉酒打老百姓啦；鬧得滿天  
地覆，唉：這可怎麼辦！

姜 珂珂茶房說他整天不出屋。

牛 嚶，真的？

姜 嗚嗚的，不過他，他們吃飯總欠賬，總不  
給人家錢。

常 當然啦；這錢早晚是應該咱們給人家開消的

姜 珂珂我聽他們也不見得不出屋。

牛 這是從哪兒說起？

姜 珂珂我們吃飯的時候，他總在我們棹子那兒  
繞。

汪 價倒也怪了。

姜 嗚嗚我們吃飯的時候，他連菜碟子都看這  
仔細。嗚嗚真把我吓了一跳！

姜 珂珂我就得也是！

常 真是的，我想這個專員一定是個厲害傢伙！

汪 厲害，厲害：

周 糟糕，糟糕！

姜 喂，我說你們是不是，就打算着這麼談下  
去了？

牛 嗚嗚我的頭痛，我頭痛。

(寶貴引股局長由左門上)

寶 老爺，股局長來了。

(寶貴由左門下)

股 (即段克讓) 縣長。  
牛 (對股) 上大街去；不用；等一等你拿；到  
巡長上哪兒去麼？難道說祇有你一個人麼  
？他怎麼不來，他上那兒去啦？

股 縣長沒叫他，他沒來。

牛 他現在哪兒？

股 在家裏。

牛 爲什麼不到局子裏來？

股 他，他昨天上喝醉了酒，吐了一夜，  
今天還沒醒過來呢。

牛 哎呀！天哪！我的頭痛！

太太 你有什麼事就快吩咐他罷，你們大家都站  
在這兒，我看一會先專員圍到你這個縣公  
署來，你又怎麼辦！

寶 嗚嗚，對對，(對外喊) 寶貴：寶貴：  
牛 (在門外) 有。

(寶貴由左門上)

牛 你快吩咐把車預備好。

寶 是。

(寶貴由左門下)

汪 怎麼辦呢？恩堂，咱們到新民客棧去迎接罷

牛 就去，就去。

常 不能，不能，先派人去請他來罷。

牛 也好，也好。

太太 我看還是你自己去一趟罷。

牛 嗚嗚，對對，還是讓我自己去一趟罷。

世界上是常常出些希奇古怪的事情，也許  
我這一次會轉禍爲福呢。(走向門去)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呢？

太太 (給他拿了過來) 在這兒呢。

牛 你們諸位大家都趕緊回去預備，我同永泰兩  
個人去就行。(摸袋) 嚶，還有錢，錢

下)

太太 等我去給你拿。

(她說着竟自上樓去了)

姜 嗚嗚縣長，我也跟你們一塊去罷？

牛 嗚，我的頭真痛極了：(對股) 你趕緊找幾  
十個人，叫他們每人拿；叫他們每人拿一  
條街……拿一把掃帚，把街道打掃乾淨……  
：聽見沒有？

股 是。

牛 你叫兩個大個兒的警察，到東門大街去站崗  
，維持秩序，人……人够分配嗎？

股 兩個人……還有。

牛 告訴他們那些滑滑的門，那些破爛門。棚子  
，都拆了，然後再豎上一個大字牌子，寫上  
幾個大字，「還要蓋樓」，你懂嗎？

股 懂，不，你就說要蓋民衆大食堂，叫專員老  
爺一看，也知道我們是很關心民衆的，

股 是。

牛 還有……唉，我頭痛：你倒上四十車黃土，把那地方的舖東西都蓋上，多化幾個錢不要緊。

牛 把黃土蓋到什麼地方？

牛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隨你蓋到什麼地方，在大街上！你懂不懂？

股 懂。

（實貴由左門上）

實 老爺，車已經預備好了。

牛 （對股）去去去，快點預備去！

（股克讓實貴同由左門下）

候 嗚嗚嗚嗚長。你還是答應就去罷？

牛 不行，不行，再說那車子也容不下三個來。

候 嗚嗚嗚不要緊，我坐在車子後面就行，嗚嗚

# 札薩克女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正當塞北的漢野，染成白皚的雪原時，西新烏拉特部，那落了包五公路底一萬五千方公里土地上，古包，駝隊，牧馬，雲色的羊羣，伴着他的主人，躺在白皚的雪原了，野大噬着人屍，在雪原上奔馳，那遺下的血液，與冰雪結成紫黑的斑點，陷在馬蹄的印內。

多少烏拉特底人，犧牲在敵人的砲火馬刀之下了！

札薩克女王——奇峻峯，是成吉思汗近裔阿拉善的女兒，這曾經與西新叛黨鬥爭而升為女王的

我祇在門簾裏看看專員員怎樣。

牛 好罷，好罷，（急向門外走着，突然想起沒拿錢）唉！真該死！這怎麼能叫我不頭痛！我的錢，錢，錢……

（牛太太由樓上下來）

太太 （走近縣長）來了，來了。

牛 （對永泰）永泰，他住在幾號？

姜 珂珂五五五……

牛 得了，得了，你別說啦，我頭痛。

（囑堂，永泰，等相隨由左門下）（麗娟由樓上走了下來，走近沙發，看見了專員的照片，拿起來仔細望着）

太太 你在看什麼東西？

麗 媽媽這是誰的照片？

奇峻峯，她是個二十四歲的蒙古女戰士。而在這時，她同她的老母，在輕軍進入烏拉特部時，和幼王同時為敵人俘去了。

札薩克女王，她眼見她的臣民，那落了包五公路的土地，駝馬，羊羣，喪在敵人的馬刀下。她內心實有難言的悲憤，她想插翅飛離這個囚籠，因為她是深深的忠實於她的祖先，和愛戀她的土地與臣民的。

雖然她與她的母親和幼王。生命是隨時操在鬼子的馬蹄下，她受難的心，永久盼望殺透蒙古當局秘密接洽的音訊，她是深深的在愛戀她的祖國呵！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深夜！漢野的高空，閃着燦爛的繁星，忽然有一隊

太太 （一把搶了過去）給你說啦女婿的。

娟 （羞答答地假怒）你看媽媽呀！

太太 （看了一下照片，轉身向外喊）實貴，實貴！

實 貴！

（在門外）有。

太太 （實貴由左門上）

你趕快跟着車子後面跑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看看專員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聽見了沒有？你若是聽到了，也看見了，立刻就跑回來告訴我，快快快！（他領洋洋地走向沙發）唉！真是！連我也有點頭痛了！

（她疲勞地坐在沙發裏）

——幕——急下！

# 紅微

偽蒙軍，要立這她到包頭去。

札薩克女王很懶地說：「深更，不便去的。」她委婉地請求偽蒙軍寬緩了一天，當晚，她輕騎簡從，祇帶了札薩克以他，伴着他的老母與幼王，趁敵不防時，隱隱閃營。

札薩克女王，跨在一匹絳色的駿馬上，在星月下揚鞭飛馳。等到偽蒙軍發覺，他們祇見幾匹蒙古馬消滅在黑夜的塵沙中了。

札薩克女王伴着他的老母與幼王，投向祖國的懷抱去了，伴着旗中的人，重去保衛烏拉特部和綏西。

綏西，和烏拉特部戰地，如今有位二十六歲女戰士，這就是札薩克女王，奇峻峯。





## 可食的蟲類

偶然在美國的「文摘」上讀到一篇日本營養局長所寫的文字，向他的國人提供了一張「新食譜」，裏面包括着許多古古怪怪的東西，這「水蛇」也被認為既滋補又美味的食品，足見敵國在一年半載以前的食品方面早就感到嚴重的恐慌了。

我國地大物博，即使抗戰再繼續三年半，也不會有敵國那樣的問題發生的。但是營養的研究，在平時也是重要的。昨天報載行政院孔院長召開食物營養研究會，衛生署且已擬定補充營養辦法七項，這都是必要而又實明的舉措。

這裏不談行政的問題和研究的問題，我想就個人的知識和經驗，提出幾種可吃而目前還很少人吃的東西，不管它們的營養成分如何，至少口味是十分鮮美的。

「我首先回憶我家鄉的田螺和絲

黃河月刊

第十二期

螺。這兩種都是介殼類，是華北紹興一帶下層社會的家常便菜。田螺長在田裏，絲螺長在內河裏，是同樣的動物，不過前者較大，後者略小。絲螺在紹興也叫「螺絲」或「螺絲」，以升斗論價，記得從前一角錢可以買好幾升，現在一定也隨着一切物價高漲了，但比肉類或魚蝦類的食品還便宜得多。一般的食法是先在尾部用鈍刀（用腐了的腐刀）鑿破一個小孔，然後用油醬蔥花紅燒，或先用淡水煮熟，再用油醬蔥花清醉，一枚一枚的吸食，因有尾部小孔，吸食甚為方便，佐酒或下飯，口味都極鮮美。紹興人有句俗話：「醬螺絲下酒，強盜來了不肯走！」最近紹興會一度失守而立即克復，說句笑話，也許日本強盜到紹興的時候，紹興人正吃醬螺絲，誰也不肯放下這種鮮美的食品而逃走的，於是把日本強盜打

出去了。

田螺也和絲螺一樣食法，不過體大肉多，更便於佐飯。田螺和絲螺的尾部都有若干小孔，吸食的時候須加小心。多吃幾次以後，經驗豐富了，用力的大小既有成竹在胸，往往能將螺肉咬出來了而將殼子留在殼底，否則嚼在嘴裏「沙沙」作響，很是難過。法國人吃一種特殊食品「蝸牛」，與我們吃的田螺是一類，他們因為避免嚼着蝸子，所以先在煮熟以後將蝸子取出，又把肉和油醬裝入殼內，沙沙作響的情況決不會發生了，但在慣食田螺的老手一定覺得太多用人工了。

田螺和螺絲以外還有一種介殼類的「黃規」。黃規是蛤蜊一屬，左右兩殼，中藏白肉，也是內河或溪流中所產。味道鮮美到了極點，煮熟以後必須把湯水滌得乾乾淨淨，否則太鮮美了且恐傷胃，和「味

## 孫伏園

「放多了令人嘔吐是一樣的情形」。父母們一定在旁督制，不讓小孩多食黃規，就怕喫多了嘔吐。紹興語中有一個特別的字，音讀如N，意思是「滋補」的反面，也叫「剋制」，據云黃規是剋制極了的東西，其實據我看是口味過分鮮美的徵象。

田螺、絲螺、黃規、在內地都不難得到，用人工畜養也不難辦到，如果不能喫魚蝦鴨鵝豬羊，這幾樣東西，雖然比較低級，總不失為肉類，比喫蔬菜好得多。就論魚蝦，只要有河流池塘的地方就俯拾皆是，實在值得大規模的提倡。下江各省水田中的農民，靠魚蝦和介殼類的供給，解決了許多蔬菜上的問題，不一定要喫豬羊肉。

以上幾樣是長江下遊各地農民的食品，以下再談幾樣黃河流域農民的食品。先說「都了」。都了就





# 川語識小補遺

新水補遺

我在黃河第九、十、兩期上讀到孫伏園先生的川語識小，覺得很有趣，因為我在四川教過書，我在渝蓉地間曾往返了多次，所以我也懂得一點四川方言；現在孫先生已把四川的特有的語詞寫得非常詳盡，我却爲了興之所至，也把我所記得的還有幾則寫了出來，投之黃河，惟自愧文筆拙劣，魯魚亥豕，在所不免，尙望高明指正之一！

## 冲穀子

「冲穀子」就是「說大話」或「吹牛」之注；譬如道人大言不慚。人家說：「這是冲穀子」。而自己聲明「我做這件事並非吹牛」就說：「我並非冲穀子」。

## 搵腦殼

「搵腦殼」就是「腦袋」，普通叫做頭，四川話稱一切動物的頭都叫做「腦殼」，譬如飯箱中的鴿魚頭，他們說爲「魚腦殼」，至於這個「搵」字作「搵」字解「搵腦殼」就是「搵頭」的意思。

## 整

「整」作次一點解，譬如上市店買布，店伙拿出兩種價錢不同的布，就問：「你要好一點的還是整一點的？」

## 要得

一件事務認爲合意，謂之「要得」，「要得」一客應某人的要求，也說「要得」，好像陝西人說的「對」字同一意義，反其意即說「要不得」。

## 拾包袱

「拾包袱」是指油之意，就是從中漁利謂之「拾包袱」。

## 撇

「撇」字是否這樣寫？我不很清楚，但是和「兜罵」的意義似有略同。譬如說：「這人做錯了事，大家當面把他撇一頓」，或者這人不敵高聲罵人，祇在口中噉哩咕嚕的說着，大家就對他說：「你真要撇人吧！」

## 跟到

「跟到」就是「立刻」之意，譬如你叫一個人立刻去做某一件事，可說「跟到去做」，還有如立刻可以到某地，可說「跟到就繼」。

## 耍一哈

「耍一哈」就是「玩一會」之意，但是有時却並不作如此解，譬如你叫某人做一件事，而這人正在做別事一時不克分身，他也會答應你「耍一哈去做」，其意義就是一「會」了。

## 陰倒

陰倒即「背人而爲」或「背地裏」之意，譬如說：這件事情是我們陰倒做成的，即是背了人而做成的意思。又如說：「這人態度滑稽，大家陰倒在他」，就是大家背地裏笑他。

## 人不好

「人不好」，言人有小病也。譬如說：「某人今天不好」，即指某人有病之謂。我初到四川時，在學生的日記本上見有某同學人，後來細問之，方知初以爲這學生批評某同學做人，後來細問之，方知其意。

## 走

這個「走」字作「通」字解。譬如說這句話講得通的，謂之「講得走」，這件事做得通的，謂之「做得走」。

## 卑死

「卑死」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始終沒有領會，不過我常聽四川人在罵人說：「這個卑死，會做出這事來」，或者「你這卑死的還不會明白對」，推其意，似類同「該死」二字，但又好像不

## 惡氣

「惡氣」，普通所謂嗔氣，音相同意義稍有分，「惡氣」的範圍還比較廣些；至於這「惡」字作「氣」，我是在學生的作文本和日記簿上時常發現的，我問了有一般四川人，才知道他們通用此字。唐熙字典上有一「惡」字，作「怒」字解。而川語的「惡氣」，譬如說：這人和人鬧了架，生氣了，人家就說：「他在惡氣了」，或者這孩子不聽話，人家就說：「他在惡氣」，這人失了東西，悶悶不樂的時候，也說「他在惡氣」。有一天我的朋友在重慶被汽車碾傷死了，我接得信後，一個朋友在房中流淚傷心，同事就對學生們說：「唐先生因生因了朋友在惡氣」而學生也成羣的跑動我說：「唐先生，請你莫再惡氣了……」

## 鴉靜

「鴉靜」，即請勿喧嘩之意，如在會場上人聲嘈雜，主席出來維持秩序，就說：「請大家鴉靜些」(完)



### 全 國 文 協 茶 會 歸 來

人不負

「霧季」的山城，偶然又換上了一個新鮮的面容，朦朧的空際，太陽無力地一絲絲透射下來，沒有風，沒有沙，只有行人道上的洋槐，有時會將殘留一兩片的枯枝，飄向到你身邊來，雖然這是十二月天了，但也一點不感到冷，這是大江的氣候，溫暖，活潑，而輕快。

十二月八日，十一禮拜六，一個頗難忘記的下午，兩天前文協就發出了一個通告，說是這天下午三點在中法比瑞文化協會歡迎新自各地來渝作家茅盾冰心巴金安娥等，半年來因為空襲，文協沒有集過會了，當然想像得到在霧季來臨作家的回城的今天，會有一個「車水馬龍」的熱鬧。

因為山城坡路太多，上上下下，每次出門，都令人有「蜀道難行」之感，因此若和我提早就離開了屋子，我們是走滑徑，繞着僻巷

，由下半城爬上上半城，整整爬半個鐘頭，剛好出通遠門時，遇着了田先生，後來又碰着胡風，他告訴我們到集會處走的路線，我們看時間還早，在武庫街的書店兜了一個圈子，一直到時針指向三點了，才逼着我們跑向臨江街走去。

快到臨江街的路上，碰着了許多參加這個茶會的人，中央社也有人去，帶了攝影機和其他許多工具去。

這是一條頗為幽靜的僻巷，中法比瑞同學會址在望了，我們踏進門時，看見樓上的走廊擠滿了人，熟識的臉孔，一個個投進到我們的眼底來。

樓上一點布置也沒有，只在樓梯的牆頭，擺着一張方桌，桌上釘着一張雪白的宣紙，不規則的已簽着好多名了。

兩個房子全擠滿了人首，先吸

住我親娘的，是文藝界老前輩的華林，他那唇上蓋留有一撮鬍子的滑稽臉孔，永遠是引人逗笑的，還有他老是跳進跳出，步子有點像卓別麟式的。

很意外的，這是十年前在上海中公聽過她幾次課的白薇，而今十二年，白薇完全變了，我們從她那滿臉風霜的皺紋看去，就猜得着現實是如何在摧殘她，使她變得這樣憔悴衰老了，當然這是她的外形被逼害得如此，可是她的內在依然，是那麼熱烈勇敢堅決鬥爭的。

時鐘已是四點了，人差不多不會再有來的了，大家就團團地站在走廊上，好像新月一彎，主席老舍站在臺上介紹了，「請冰心大姐出來」，冰心今天給我們印像，只是那末一個華貴的婦人，而不像當年「母親孩子大海愛」的冰心了，也許這是她的生活改變了她，和我

們今天所看到的只是她穿的那末華貴的內衣，

接着茅盾被迎出來了，只是和冰心一樣說了幾句客套話，最使我們感到興奮的，乃是多產作家的巴金，中等的身材，穿上一套退了色的西裝，頭髮是蓬鬆，戴上了近視的眼鏡，一口四川音，他是那末怪僻的，當他說話時發現了旁邊有人給她拍照，他立刻拒絕了：「請你不要拍照，不然，我馬上就走。」當然大家是會尊重這末一個努力於寫作者的意思的，也沒有說上幾句就從人叢中退下了，此外安娥與閣讀書報之熱烈，和敵兵不顧家

### 劉 泥 古

中慘痛的來歷與敵為滿載數人的書報，這在抗戰第四年最激戰的時期到來時，一個個值得注意的事件，最後還有徐遲馬耳哀水泊都說

了話，再由主席的老舍以滑稽的新調作結：「今天的會算完了，沒有吃到橘子的朋友去向先來的算賬吧！」

走出會場，山城的黃昏，已垂掛一抹斜陽，是那末鮮艷，那末金黃得可愛。



## 歐遊歸來

耿孝先

### 一、長空萬里

一個夏日的傍晚，太陽斜掛在西山頭上，在一片廣大的平原中央，轟隆隆起了震耳欲聾的響聲，不一會兒，一隻堆糾糾的鉄鳥展開了翅膀，小那間昇到天空，一小羣士女，也隨着離開了地面，萬丈大廈變得非常微小，道路樹林，只可以見到一點跡象，一座座秀麗的山峯，好像土堆似的伏在下面，一條條的河流，形成彎彎曲曲的長蛇在土堆中蠕動着，這是去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許，在廣西桂林所發生的值得回憶的一幕。

筆者是一位從事抗戰專業的工作者，在各戰場戰鬥緊張的期間，原不能離開崗位，祇以奉派出席七月二十四日在荷京安姆司特丹舉行的「一個世界青年大會」為盡我應盡的義務起見，不得不遵命出席，可是代表團在六月二十二日就要從香港西航，為了交通工具的不易覓得，遲到二十一日下午才得到機會從桂林飛往香港，這當然是過於緊迫了一點。

在桂林的上空盤旋了幾週之後，就直向東南方飛去了，怒吼似的馬達聲，衝破了空中的靜寂，熙熙攘攘的都市空氣，變為消閑，緊張，和嚴肅，而對着長空萬里，懷念着錦繡河山，中心有說不出來的感慨與悲憤！

### 二、港島送別

太陽漸漸地收了光芒，黑暗籠罩着大地，除了閃爍的星光而外，什麼也看不見，忽然火花從機翼的前邊向後飛射，我於是緊張起來，以為或許又是這機在向我們掃射，但火花繼續在放，却沒有什麼障礙發生，後來曉得是從機翼前發動機噴出來的油液，這才放下了提吊着的心膽！

忽然胸部覺得有些腫過，耳膜也有點疼痛，前面已經望不見星辰，俯首下視，光輝燦爛的山城入了眼簾，這是下午八時，炬起飛整整是三小時

預定下的法郵船河島斯第三號，本該在二十二日上午開到香港（從上海）可是誤了點，直到夜晚八時才抵到，在短短八小時內把出國護照服裝等公事事項都辦清楚，在香港還是空前未有的事，朋友的協助，是值得永誌不忘的！

港九的有關團體和朋友们，在晚間于九龍青年會設宴餞別。總裁的代表吳鐵城氏在香港勝太酒店以茶點招待，他們的隆情厚誼，是我們所感激不盡的，總裁代表的殷殷慰問和叮嚀囑託，並且接給我們好些國際宣傳的資料，叫我們「為國家民族爭光，把國內抗戰建國的事實報告給世界友邦的青年」，我們除了敬謹接受這訓示之外，並默禱神祝願我們偉大的民族革命領袖！

### 三、乘風破浪

夜雖然已深，可是碼頭上仍很嘈雜，起重機放繩子的吼聲，使人頭痛心煩，忽而一切的響聲都止息了，接着幾聲怪叫，幾乎使山和海都顫動起來，阿島斯第二號駛離了海岸，山城的燈火越過越遠，都市的人們，依舊在甜夢中酣睡，這二十位自成一羣的中華兒女，在孤獨俱寂的當兒，乘風破浪，衝進看不見涯際的汪洋大海去！

三天的航程，很快地過去了，我們停在越南要港西貢的河畔，因為法國船到了法國的殖民地，一連就停了三天，因此得到遊覽西貢的機會，我們租到大批的腳踏車，結隊來走在街市上，倒也相當威武，我們不但看到安南土人的情形，也見到了不少的僑胞，使我不能忘懷的有兩件事：第一，橫南分校司徒校長和教職員的熱誠招待；第二，鴉片烟館的林立和土人受毒化的慘狀！

新嘉坡是大英帝國的遠東大本營，但是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非華僑，所以它很像長江口上的上海，從西貢到新嘉坡是兩天的路程，很不湊巧，因船到埠太遲，許多僑胞和土人以及印度的朋友們在碼頭美以美會的禮拜堂內候着歡迎，他們從正午一直等到夜晚，這種誠懇的情意，使我們有說不出來的感戴，歡迎會上，我們報告了此行的使命和祖國抗建的情形，他們都異常興奮，那裏的僑胞從編去的比較多，所以他們預備了很好的國菜，飯後，又用汽車請我們週覽新埠的夜色，最後送我們回船，雖然我們在那裏只有短程的三小時，可是頗值得回味和留戀！

印度洋的全郵航程是十二日，因為風浪甚大十分之八九都成了有名有實的東亞病夫，幸虧在印度南端錫蘭島上的科倫布港我們登了岸，否則就艱苦了，雖然如此，我們仍舊勉勵着過有秩序的生活——早操，靈修，閱讀，討論……等，更有一次舉行盛大的「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畢業典禮，事既出其不意，情節又滑稽，弄得大家捧腹叫絕！這倒是一幕富有趣味的喜劇！至於沒有「海洋病」痛苦的幾位朋友們說笑話，講故事，和作樂舞蹈等戲技更使病人破涕為歡，這些都是值得一說的趣聞！

#### 四、巴黎印象

吉布底港是法屬非洲的海口，有鐵路通到阿比西尼亞的山城，和英屬阿拉伯半島上的亞丁，是紅海通印度洋的門戶，所以成爲英法兩國，和東方聯繫的鎖鑰，是一片沙漠地帶，在炎熱的赤道下，使人週年覺不到季節的變換，那裏沒有樹木，更少花草，連吃水都得由四十里外的地方供給，至於一切日用品，當爲需要從外埠運來，法國人民在沙漠上建築起現代化的城市和港口這極精確是令人欽佩的！

紅海不寬却很長，要航行三天的功夫，蘇彝士是紅海和運河接頭的地方，運河的河身很窄，但很深所以任何大船都能從裏面通過，船行一日，就到運河四處幽僻特港，它的緊鄰，就是地中海，運河沿岸土地的主權屬埃及國，但管理和保衛權在英國手裏，我在塞特所得最深的印象是：（一）

埃及人經營商業的過於客氣，形同糾纏，令人望之生畏；（二）主持開運整河那位法國人的銅像，啓示着他當年百折不回的偉大精神，令人受感甚深！

經過地中海兩天多的航行，於七月二十日下午，在法國的名城馬賽登陸，當夜十二時就乘火車去巴黎，次日清早起程到華蓋整齊的街道，巍峨屹立的建築，盛裝豔服的士女，和川流不息的電車，汽車，腳踏車……有些使人眼花繚亂高聳入雲的愛佛爾鐵塔，安放在地頭以下的歷代偉人公墓，和高大莊嚴的凱旋門，都相當的代表着法蘭西拉了民族的雄偉堅毅和榮耀！地下隧道中的熱鬧，和天上往來頻繁的飛機——特別是巴黎倫敦間，每半小時便有飛機對開——尤其顯示大都市的繁華和近代科學的發達！

可是另一方面，也充分的露佈着它不可饒恕的罪惡，跳舞庭，咖啡廳……和馳名世界的玻璃房子，整日不分晝夜的擠滿了互相擁擠着的碧眼黃髮的摩登士女，他們終日在購者淫快中過着享樂的日子，那曉得人間世還有生老病死的苦痛，更想不到東降和南邊尚有虎視眈眈的強敵！至於在飢餓和凍餒線上和死亡掙扎的窮苦同胞們——我們在車站旁看見一道高牆下而有一間茅屋，一對蓬首垢面的夫妻，和他們僅有的——一個骯髒得和上海小畢三似的小把戲，在那兒生活着——他們似乎是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 五、荷蘭風光

荷蘭是歐洲西部沿海的小國之一，從巴黎去，到是非常迅速，我們於夜間十二時動身，不久就過了盧森堡，再一會兒又穿過了比利時，比國的鄉村和法國很相似，牠的地勢是南而下而北高，因爲有山嶺在那兒，雖然並不很大，次日上午十一時就到達安姆司特丹城，在短短的十一小時之中經過了四個國家，歐洲國家的多和小，就可想而知了。

荷蘭地勢的窪小，是世人盡知的，因爲地面低於海面，所以海濱築起強固的堤防，地雖然小，但是很富庶，出產的大宗是牛奶，乳酪，和白特油，鄉村的農田不多，牧場却到處皆是，牛羣是散居場上的，冬夏皆然，人民住宅都很講究，小洋房整齊清潔，同時也簡單樸素，腳踏車差不多家

家都有，有些人家還不只一輛，往農田和牧場去，都用它代步，較長距離的旅行有火車，是用電力的，但是國際列車仍舊用煤，汽車也是普通的交通工具。

政治相當清明，現在的元首是一位女皇，將來繼承皇位的是她的女兒，國內生活程度很高，在歐洲列國中是位列前矛的，食糧等全靠南洋屬國的供給，所以東印度是荷蘭的寶庫和生命線！政府的稅率很高，是按照所得的多少定的，進款多的納稅也多，這正是節制資本的實行，國內沒有乞丐，因為政府負擔一切全力自願的人們，因此社會秩序很安寧。

海牙在海邊上，從安姆司特丹去只兩小時許的火車路，名義上荷蘭的首都是安姆司特丹，但事實上海牙，因為女皇和政府機關都在那裏，國際法庭，就設在當年舉行和平會議的那座名爲和平宮的宮殿裏，公使館也設在那城中，鹿特丹，能斯比，烏脫特諸城，筆者都到過，印象都很愉快，縱橫的河流，散佈各地的風車平坦整齊的道路，和青蔥茂盛的小森林，都給荷蘭增加不少的美景！

安姆司特丹數十里外有一個地方，至今還保存着數百年前的服裝和生活方式，衣服不是現在的西裝，各種顏色尤其鮮豔，男女老幼都同樣穿着，他們的鞋子，也不是皮子的，乃是一塊整木頭做成的，據說荷蘭政府有意的保存着這古色古香，好給世界上的遊客們以特殊的印象。

## 六、世界公園

瑞士是世界上的公園，是人人所公認的，可是日內瓦又是瑞士的公園，很幸運的能够到這公園的公園裏一遊，最使人入勝的，是明澈的峯情和秀麗的江湖，蒼翠的樹，青綠的草，鮮豔的花和雄偉而莊嚴的建築，把個全國的公園打扮的和才子佳人一般的好人相見。她是個很小的國家，但是內都還有二十二個各縣相當獨立性的更小的分部，因為瑞士是一個聯邦，只有外交軍事等大事集中於聯邦政府，一切內政都由各邦自行管理，每邦有自己的旗幟，聯邦也有她的旗幟，所以各邦都懸着兩個國旗，日內瓦湖上的大橋，是把東西兩個市面聯起來的津樑，它的長度將近二華里，橋的兩

旁的柱子上，懸着這二十三個不同的旗幟，有一些旗是奇形怪狀的，令人有迷離恍惚之感。

日內瓦是城名，同時也是一個小邦的邦名，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世界的都城，因為國際聯盟國際勞工局等所有世界性的機關都設在那裏，但是瑞士的京兆不是日內瓦而是蘇伯爾城，國際聯盟的偉大建築，給日內瓦增光不少，筆者去參觀過，也受到愛文諾秘書長的招待，當天還看了一次電影，描寫國際衛生防疫隊在我國工作，同時也說到我國在各方面積極建設的情形，和歐戰在我建設事業正在突飛猛進的時候，施行轟炸和屠殺，很自然的使觀衆對敵寇憎恨，因為她阻撓我國的進步，毀滅我國的建設！這種宣傳的力量很大，因為從世界各角落到日內瓦參觀國聯的人，天天川流不息，他們都有一番的機會，可惜國聯本身的缺憾太多，又沒有實力作後盾，所以建築雖好，只能供人觀賞，不能够名符其實的成爲世界政治活動的中心。

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太多了，我們看到那座世界聞名的大教堂，第十四世紀留下來的一座房屋，古式建築的市政府——可以騎着馬上樓——海軍縮會議廳，前國聯辦公處，美國紅十字會總會所，國際勞工局……最有價值的一處，就是中世紀文藝復興的紀念坊，歐洲的黑暗時代，是文藝復興運動勃興後才終止的，馬丁路得在德國揭桿而起之後，他的信徒們——不同國籍的——就從德國到日內瓦來宣揚和播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個，次重要的有六個人，他們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和逼迫，前後不但把運動在日內瓦立下根基，並且擴大到其他地方去，因此今日的日內瓦留存着一座極其偉大的碑坊。那是一塊寬約百餘丈高約三四丈的牆垣，正中彫刻着四個主要人物的石像，兩旁彫刻着那六位次要的人物，彫刻技術的高明，令人一見叫絕，像旁還有很清楚的字，敘述他們的出世和事業，這裏還有馬丁路德，因為在他的故鄉，早經專門建築起一座有人說比這還好的紀念坊。中國國際圖書館，也是日內瓦的名勝之一，裏面不但有書籍雜誌，也有名字畫，更有許多我國的特產，和就戰建國事業的種種照片，凡到日內

雲的都要去參觀，給我國增加了不少的光榮。湖心裏的噴泉，在望的終年積雪不消的布郎克山，也給這名城加上富有詩意的點綴。

## 七、偉大的同情

安姆司特丹大會，是十多個基督教世界機關所共同召集的，最重要的有五個：世界基督教協會，世界基督教聯誼會，世界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到會的有七千多個國家的代表共一千三百餘人，加上旁聽和特請的客人，將有兩千人之譜。到會的，都是各國的優秀青年，和在青年中工作的幹部，像這樣的聚會，在世界各種會議的歷史上還是不多見的。

一個晴朗的下午，安姆司特丹城的街道上，增加了很多高矮不一，面孔顏色不同的青年男女，火車站，電車站，汽車站，交通路等，特別是音樂大會堂的門前，有近千個十五至二十歲的學生，胸前掛着招待員徽章在忙著指示，領路，和招待從異國到來的賓客，一般市民們，也都帶着新奇和緊張的氣息！

時鐘鳴了四下，街上和門前都恢復了平日的常態，音樂大會堂裏擠滿了人，樓上欄干的週圍，懸掛着七十多個光輝燦爛的國旗，最前面中央臺子的上空懸着「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和「勝利的基督」等大字，把全場顯得更加莊嚴。全場沒有聲響，靜得叫人有些害怕，繼而歌聲起了，主席致詞了，女皇代表馬公主演講了，……一項項的接著過去，前後點起名來，當主席台上喊出某國名字的時候，該國的代表就全體起立，這時掌聲響起來了，大家都報以愉快的微笑，在「中國」的喊聲之後，我們二十七個人立了起來，掌聲如打雷似的響着不停，並且雜以欲呼的聲音，直到主席要求制止才算完畢，這種熱烈的情緒，充分地顯示世界青年對於我們深切的同情，和濃厚的友誼，這是使我們感覺到非常欣慰的事，同時在「日本」二字被喊出和日本代表團起立時的淺薄表情連我們都覺得有些難堪！在各國代表舉行交誼會的時候，日本代表團，盛裝麗服登台表演，因為登台的都是女性。於是觀眾們，就私語說：「難道男子都被中國打死

完了嗎？」大家鼓掌的不起勁，同樣表示觀眾的冷淡，可是到我們登台的時候，情形大變，掌聲如雷，連我們的耳朵都振響了，還有一次是在梅京奧林匹克運動場，和荷蘭全國的青年代表見面時候，在我們的行列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欲呼，鼓掌，有的喜得把帽子拋到空中去，可是日本代表團到時候，只有略事敷衍的掌聲而已，我們為世界的真理正義，和人類自由平等而戰，已經得到世界人類的瞭解、同情，和擁護了這保證我們前後勝利的原因！死難烈士有知，當亦可以含笑於九泉了！

## 八、實際的援助

除了上面說的精神同情之外，還繼之以行動的援助，各國代表多感覺對於我國抗戰情況知道的太少，所以利用許多機會和我們談話，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更要求得到我們代表的意見，大會的程序，除了禮拜、演講、查經、和參觀、娛樂等之外，就是討論，因為代表太多，所以分成四十五個小組，他們都希望有我國的代表，但是我們的人太少了，有的討論組要求我們輪流着參加，在吃飯，睡覺和遊樂的時候，都有人和我們來談論，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在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與機會，使和我們接觸的人，對於我們的抗戰建國運動多有一點認識！

這些青年們是各國的精英，未來的主人，對於各該國現在和將來國際關係，都有相當的影響，他們在各該國內參加各個別的援華運動更是生力軍，在歐美二洲的效果比較更顯著，他以捐款救濟失學的學生，捐藥品救護我們的難民和傷兵，還為我們盡力向外宣傳，……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行動援助！

## 九、僑胞壯舉

僑胞在國外的辛苦勞碌，和年來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和苦痛，真是國內同胞所難以想像得到的，他們多半是赤手空拳的離開了祖國和家園，在異國做工經商，有時還可以勉強糊口，有時也許一天，或者幾天找不到一頓飽飯，遭人家的蔑視和咒罵，受盡人間所不能忍受的鳥氣，其實他們



物質上的痛苦還不覺嚴重，最苦的還是精神上所受到的刺激，因此他們更感到國家的可愛，尤其是獨立，自由平等博愛和令人不敢輕視的國家！

抗戰的烽火燃燒起來之後，僑胞出了一口大氣，認為民族抬頭的時期已到，所以東緊腰帶，把每日從辛苦中得來的代價，捐回祖國來，就拿荷蘭國來說吧，大多數僑胞是海員，其次是經營小生意的，正式操雜的商店比較很少，他們的人數，多時到過一萬四五千，少時僅有四千幾百人，然而他們捐款數目相當的驚人，從二十六年八月到二十八年七月底！筆者在那兒的時候是八月，整整兩年當中，捐到的錢數量：荷蘭三萬八千二百六十七元二角四分（時價每一元八角合美金二元），英金五百三十一磅三先令五便士（時價每磅合美金四元），美金六十四元五角，國幣八百九十元，此外還有其他各國的錢幣約七十單位，當時美金的匯價是每元合國幣十六元，總合起來，就是國幣三十七萬六千餘元，這是何等偉大的壯舉！

他們的捐款方法，也很感動人，他們分期捐，半月捐，月捐，不定期捐，和特種捐等，都是自己樂意的，假使有人不捐，他們就用集團的力量去制裁，因為荷蘭羣海，港內來往的船隻很多，每當船到，他們也分組到船上捐，特別向本國旅客捐，若不捐，就好像相勸，若再不捐，就以「拒絕救國捐款是漢奸」的罪名，用通知和佈告在本埠和凡有僑胞的地方宣佈他的罪狀並且命令大家都不和他來往，這似乎有點太厲害，可是他們對於國家的愛護熱忱，是十分可敬的！此外他們用捐募東西義賣，在街頭巷尾賣花等方式捐款，尤其新奇的，是利用賭博，他們規定凡賭錢的都得抽出十分之一為救國捐，因為贏了錢，心中痛快，所以拿錢也很高興，因此成績很不錯。

荷屬華僑救國總會有四個支會，一個是海牙，一個是安特丹，一個是鹿特丹，再一個就是烏脫特，其中以鹿特丹為最好，海牙國際法庭的鄭天錫法官，和我國駐荷公使金問泗氏，筆者都訪問過，他們對於救國工作領導協助都相當多，救國總會在安城召集，歡迎代表開大會，鄭法官，金

公使，以及各埠僑胞代表，和安城僑胞與荷蘭友人們，濟濟一堂，我們報告國內抗建情形後，他們當即舉行義賣抽籤，和話劇公演，適逢濞港抗敵的名將孫元良將軍也在座，頗引起大家特別的注意，當日的盛況，至今思之，仍覺意味深長！後來我們又被邀到海牙和鹿特丹向僑胞報告，他們的誠懇，使人感覺有和家人兄弟一般的親熱！

## 十、歸途拾零

歐洲的風雲日益險惡，大屠殺的陰雲籠罩着白色人種的家鄉，在全世界人類都渴望和平幸福的時候，獨獨殺滅人類生命和文化的飛機，大砲，坦克車，毒氣，死光……等兇器又要飛舞在人前。遼東的血脈，正在滋蔓未已，而西歐的喪鐘，又在開始哀鳴，這是多麼令人傷痛的厄運！在歸途中，我特別繞道看了兩個古代文明的盛地：埃及和猶太，埃及此時雖然間接受英國的保護，但是還有國家的組織和形式。猶太呢，却依然在紊亂和幻滅當中。法老王的陵墓！金字塔，成了遊客玩賞的境地，嗚呼！不五世的帝王！用香料薰得朽爛的木乃伊，而今成了英倫博物館裏的一件古董，歷史上負盛名的人首飾身石像，地理上人人不能忘的尼羅河，依然無恙，可是已經不是當年的埃及古國了。不禁令人有今昔之感！至於猶太國，回想所羅，大衛，所羅門時代的繁榮盛況，今日簡直叫與蜜的肥沃之區，猶太人早就飄泊在世界各邦，遭遇到殘酷的壓迫，當日流離與蜜的手裏！弄得這一羣可憐的子孫們，只在一段古老的牆垣腳邊崇拜，流淚，痛哭！唉！時代，未免太無情了吧！

密波戰事發作，我正在從耶路撒冷到塞港路上，一切都緊張起來了，各國僑民都紛紛返國商店和飯館都開始統制營業，地中海的交通也斷絕了，在一家希臘人開的旅館裏住了幾天，幸運的，是預定的法郵船！「康士盧梭號」！到埠了，這才踏上歸程，向著可愛的祖國，飛也似的趕回，當我經過安南的老街，踏步到雲南邊境的河口時，心中有說不出來的愉快，正好碰出了線初次回娘家的姑姑，倒在母親的懷抱裏所有的歡慰一樣，正祖國利！你的愛是永遠不變的。但願神祝福你！使這四萬萬五千萬兒女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都永遠在陶醉在你的愛裏！

(完)



## 我是怎樣逃出漢口的？

包光悟

我愛武漢，像愛我的故鄉一樣，因為它在我的腦海裏所留下來的印象實在太深太好了。

三月的江南，春風吹綠了大江的兩岸，吹綠了每個山頭和原野，巍峨高聳入雲的黃鶴樓，引領着莊嚴肅穆的武昌，濃烟長身；機聲軋軋的漢陽，和車水馬龍富麗堂皇的漢口。葱翠雄偉的龍山蛇山南北遙遙相對，像是武漢的門簾。一條如練的漢水自北奔來，成爲漢口漢陽兩家的一道天然牆垣，這富冠全亞的長江浩浩蕩蕩地自西東去，並點綴着芳草萋萋的團團洲。還有那自然與人工配合着的中山公園，樹木森森，名花，異草，假山，澗水，景緻宜人，任幽閒的遊客們欣賞，夏天的前後湖水清如鏡，荷花盛開，被微風吹的一起一伏，隨風送來一陣陣撲鼻的清香，遊湖的輕舟賽艇，在荷葉裏時隱時現；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但崇拜武漢的偉大，而且更覺得武漢使人留戀，所以我每次與它離別的時候，總是依依不捨，小孩子不願離開他那慈愛的母親一樣。

自從神聖的全面抗戰發動後，全國每個角落裏到處都燃起了救亡的火炬。我爲着參加抗戰工作，拋棄了家庭和學校，在警報中含着滿腔悲憤

和離愁，匆匆地與武漢告別了。

別後，我時常懷念它，爲它祝福，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仍能回去重溫舊夢，不幸在我離開它一年後，竟爲殘暴的敵人搜去了，我雖然替它傷心，但我相信不久它會被我們英勇的戰士奪回來的！

前些日子，忽然聽說我的一個因家庭牽累沒有逃出的武漢同學——王君，剛自漢裏來到西北，我得到這消息，非常高興，連忙走向他的住所，剛進大門，他的太太便笑容可掬地迎着我說：「覺到你來了，怎麼知道我們來這裏呢？幾年不見也變樣了，遠不及當年的年少翩翩呀！」

「這年頭，怎得不催人老？」

王君從裏面聽到我和他太太說話的聲音，便急步走出，我們握着手，兩雙眼睛互相證視着，發覺中，才很不自然地互道着寒暄。在客廳裏我們對面坐著，我從他的面部表情，發現了他的內心像是受了無限創傷似的難受。我很關心的問他道：「自武漢淪陷後你的生活情形究竟怎樣？各方朋友都爲你很擔心呵！」他擱了擱眉頭，好像這是一個可怕的回憶，長歎一聲道：「在

武漢吃緊的時候，我本預備一家全部移到宜昌，只因六渡橋的生意是家父畢生血汗經營下來的產業，他老人家死也不願放棄，這樣一來，我怎能帶着妻子兒女逃走，拋下老父不管呢？只好在法租界文華里把鄰人小孩安置下來，我和家父在店裏守着生意。當敵人初到武漢，秩序大亂，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我將生意歇業，過了半個月的光景，敵人宣佈大街各家買賣都得開門照常營業，以壯觀瞻，不然，就將財產充公，業主以非良民論罪。家父聽到這個消息，又祇好去開門應付

「去年六月間，家父因事過江去武昌，以年高眼花，在一碼頭沒有向站崗的日兵說聲敬禮，當時接了一頓耳光，說是不尊敬「皇軍」，不尊敬「皇軍」的便是匪黨，既而又問「良民證」，家父就是忘記帶出來，敵兵便不由分說的將他綁到日本陸軍特務部，關了五天才放出來。

「不向日兵敬禮還得挨打嗎？」我懷疑地問他。

「可不是！不僅不向他們敬禮要挨打，走進他們的商店不買東西還得挨打呢！」他的太太接

濟說。

王君喝了一口開水又繼續說：「家父因爲一生忠厚，在街坊上不論貧富老少沒有不恭敬他的，這是你所知道的，這次的被侮辱，是他平生第一遭，所以你憤恨已極，幾次投江幸而被人救起，但從此便瘋癲癱瘓日尋死鬧活的，我們爲恐怕他亂說亂罵惹出是非來，不得已就送他到離漢陽五十多里的田莊上住下。我出來時曾去看過一次，精神較有起色，腦筋也稍爲清醒了一些，不過在我臨行時，他老人家再三叮囑說：『我是將近八十歲的人了，風燭殘年，父子此生是否能見面尚屬問題，說不定這一別便成永訣了！你們好好的去過生，不要以老夫爲念，我雖去到九泉也無遺憾。』於是父子相抱痛哭而別……」

……王君說到這裏淚如雨下，他的太太也在用袖子揩眼淚，我的淚也幾乎流下來，但終于極力遏止了。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們，止住他們內心的悲痛。大家沉默了一會，我才勉強的帶了幾句話勸他道：「真哥！你不要太難過了，伯父雖然將近八十，但我知道他老人家的身體素來強健，我想在近幾年內決不會有不幸的事發生，並且我們抗戰勝利就在目前，更不至于這次的離別便成永訣，真嫂！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他的太太點點頭，於是屋子裏的空氣才得稍微好轉過來。

「你如果信我的話，六渡橋的產業索性犧牲了，你父子也不會一次兩次的受危險，這都是自

已仲長頸子等着人家來殺，還有什麼話說？」他的太太抱怨地說着。

「什麼？你們一次兩次的受危險，怎麼不早走呢？」我很詫異地問他。

「你那裏知道？自家父受辱後，我便決心將生意收束，去重慶另謀生活，無奈我連年存下的一點款子，都被敵人和偽組織三番兩次的勒捐硬要，加以一家人和坐吃早就用光了，一雙手空空的叫我一家人如何走呀！」

「將你六渡橋的生意召頂或出賣不就成了嗎？」我又逼着問了一句。

他緊鎖着眉頭抱怨我太不懂人情似的然後以哀調的口吻說：「你想這樣的年頭，有錢的早就到後方去了，留下來的除漢奸外都是因爲生活所迫，只好在敵人刀槍之下，苟延殘喘性命，那有錢頂生意，製產業呢？就是原有的房產，除非是漢奸的，或是和漢奸敵人有關係的以外，那麼隨時有被拆毀或燒掉的危險，我那六渡橋的門面不是在去年春天敵人在隨縣失敗後燒掉的嗎？到現在中國界上的房屋如沿江以及中山公園附近等一帶大半都被焚毀了，像那湖北省銀行，和各大銀行在漢口的分行，那孫又高又富麗堂皇現代化的建築，都拆的拆殘的殘留著水門汀的外牆了，你想即令有錢的人誰敢去做這樣豪華而冒險的事呢？這樣一來我只好一家人都住在文華里盡典當過日子，天天只希望着我軍早早打倒漢口，

後來一天不如一天，我們的生活實在沒法維

持下去，他走頭無路的時候，我想起了堂兄在重慶開軍衣莊，我和你真親商量好了，寫信告訴他我們生活如何困苦，請他寄些旅費讓我們去重慶，七月十八日的清晨，郵差送來了一個通知，說是重慶寄來了掛號信，叫本人攜帶圖章前去領取，我們得到這個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因爲這明知堂兄寄來的是旅費，從此我們可以脫離虎口，多麼痛快！在早餐的時候，我和你真親正商量着怎樣將波瀾的傢俱賣掉，怎樣脫離危險的敵區時，忽然她很懷疑地說：『我們往常的掛號信，不是郵差送到家裏來嗎？爲什麼這一次一定要親自去取呢？這件事太奇怪了，前些日子鄰居七八號的尹先生也是這樣在郵局被日兵扣住，據說來信的人在西安，是他的姐夫，信上說：『那要離被炸過多次，但沒有什麼損失，市面還是和從前一樣，整鬧，請他不要掛念』的幾句話，便認爲發信人是幫中央政府作宣傳的，那麼收信人一定也和中央政府有勾結，因此用殘酷的毒刑把他殺死扔在後湖裏，昨天我看見他的女人還在哭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你決不能親自去，我的意思不如個人去或者我去也可以。』我當時大以爲然，還罵她神經過敏，因爲我明知堂兄在重慶既不是公辦職員，更不是軍官，儘量沒有什麼關係呢？並且他平生做事非常老誠，決不會說些不相當的話來害我。但她認爲高志和十八號的情形太相彷彿了，我依了她的意見僱人代領，不到兩個鐘頭，那早晨送通知的郵差又送來了一個紙條

這紙條不是郵局的，而是代領人親手寫的，便條上說：「郵局非本人領取不可，你趕快來，我在這夢等着。」我看這便條一點也不穩妥的亂事，好像預感着大禍將要到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們誰也不知道，不得已只好請郵差到我的臥室裏坐下，請他告訴我到底爲的什麼？起初他還半吞半吐不肯直說，經我大發雷霆，他才將原委說明，因爲來信是用重慶某軍裝店的信封，日軍特務部的郵電檢查員，認爲發信人是幫助中央政府生產軍需品，一定和中央政府有勾結，你是他的堂弟，並且他寄來了旅費，叫你們即刻前去，所以也認爲你是中央政府的特務工作人員。以你住在法租界多少還有點顧慮，所以祇能用這個調虎離山之計，好在是請人代領，他雖然押到特務部去了，但不會有性命危險，不過你不到案，他是出來不了的。這個我本不想直說，鬼子如果知道我洩露消息，還要我的命呢！我看你們夫婦不檢點頭人，想是和我一樣的爲了生活不能離開這裏，只好忍氣吞聲的過着這像不像的亡國奴生活。我們都是中國人，你還了這筆，你們夫婦又這樣懇誠的要求，難道我竟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靜着眼睛看着你去送死？不過你還得逃路，莫便我爲難才好！」說罷起身要走，徐寬說這調虎的打獵，我也急的沒有主張，原只想希望寬兄寄來一紙救命符，於今倒成了一箇催命符了。現在眼前唯一能同情我們的，同時認爲這布一線希望的就是這位郵差，所以我又苦苦地哀求他

再等一會，當我們想個求生的辦法，不然只好伸張頸子斃死了。他躊躇了一會，又從膝下取出低聲頭，自言自語的說：「押到特務部去的代領人，雖然死不了，也得想個辦法弄出來，爲了你們的事坐牢，若聽水洩怕是太不成話了，本來這種事如果能找齊司令部的人說個人情還是能生效，不過現在可不成行了，幾個月來自實江銀行行長在江漢脚前頭被刺後，連續又是高等法院兩個院長被刺的大刑案，還有很多小刑案不算，警備部不僅沒有提到刺客，連線索也沒找到，聽說東洋人很不高興，所以偵探路是不行的，其次就是漢口市政府，他們內都聽說也是權奪利亂七八糟，張仁燾和何佩容磨擦的很厲害，不過在東洋人的眼裏還算張仁燾是一個能指東到東，指西到西的忠實走狗，要是找他們說個人情還是可以的。」他拾起頭來，很鄭重的問道：「市政府你們有相契的沒有？」「沒有，我們的朋友早就離開這裏了。」我答着。於是他又低着頭自言自語：「保人的事危險也可以，權錢沒有性命危險。不過多委曲兩天罷了，這還是第二着。最要緊的，是你們的安全問題，不走走是不行的，這時快下班了，今天沒有危險，明早可不保險了。」他忽然站了起來很嚴厲的說：「你們今天非離開這裏不可，明天一定派人來抓你們呢！你可以知道：法蘭自打敗仗後，東洋人早就沒有把法國人看眼裏，所以於今的法租界遠不及以前的保險了。今天用的調虎離山計還算稍爲給法國人留了點面子呢

！這時你母親已哭的死去活來，小孩子也哭的不像人了，我告訴郵差說：「我的產業早就被敵人搶的精光了，一家人已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好生活，現在叫我們好走呀！」那郵差究竟是條見義勇爲是智多謀的好漢，他一聽到這樣的情形，便站了起來把郵包都慷慨激昂的說：「好吧！算我的！」這刻叫我們趕快收拾簡單的行李，打成郵包形式，他並且把下他的制服，叫我們穿上，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分批到大智門附近的家裏集合。」

（註）張仁燾是張之洞的後裔現任偽漢口市市長（何佩容是湖北省僑省主席）

「他爲什麼說下制服叫你穿，爲什麼叫你把行李打成郵包形式在晚上走呢？」我很詫異地問着。

「因爲穿上郵差的制服，帶着郵包式的行李，敵兵見了以爲是郵差來送郵件，便不會盤查，又爲恐怕發現我們面色惶惶，行李是偽裝的郵包，所以要在晚上走。」王君解釋着。

「這郵差真有胆量有見識！」我不住的贊成着王君又接應說：「當晚我們都安全地到了郵差的表裏，住了半個月的光景，我又在田莊上借了五百元，用了三百元請得坊去通動市政府的委員，把那代領信件的人保出來，以所餘的二百元作旅費，在十一月五日的深夜，我們起程經過藏羅山等地，來到了這自由山嶺的西安。」



# 蚌埠一夜

懷着一顆火熱的心，小心翼翼地，希望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過了長江，踏上渡浦車，心裏始終是忐忑不安，雖然遙望着西北角，那美麗的蔚藍，我幻想着，甚至微笑着。

「近了！這自由的祖國啊！」

開在車箱裏，整整的五小時，敵兵執行長槍，傲慢的在車箱裏來去，十足擺出勝利者的姿容，眼裏射出駭人的光芒，如獵狗似的搜索着車箱的全部，企圖在每一個角落裏，發現目的物，而發洩他們殘忍的獸性。有好些不相識的同胞，畢竟毫無道理的在敵人的槍托下，皮鞭下。如一隻羔羊似的受着無辜的毒刑與虐待……

唉！亡國奴當不得，我的情感實在壓制不住了。國仇，家恨，痛苦，憤怒，我幾次要撕毀我的隨身的寶貝——良民證與通行證——，而作一番正義的搏鬥，但幾次又叫理智克復了我的感情。

「啊！同胞們！你們咬緊着牙關受一點冤屈吧！勝利的日子快到了，祖國，是永遠不會忘掉你們的，也許在不久的明天，你們就能『重睹天日』，就能重新生活在自由的祖國的懷抱裏。」

火車傷感似的嘶叫着，不停留的向前奔跑，越過平原，穿過山嶺，一站一站的過去，誰睡張八嶺，明光，臨淮關，而終於停下了在我的目的地——蚌埠。

我隨着擾動的人們下了火車，這蚌埠，那人地生疎的一個破敗的北方城市。到什麼地方去？怎麼去呢？我暫時的感到迷途羔羊。好容易化了很高的代價，才找到一家離開車站不遠的旅舍，連茶舍燐雜的幾間茅草屋，如豆般的植物油燈，幾張硬板床。總之，矮小，黑暗，潮溼，髒髒，髒髒，破爛，那簡直是一棟原始人的居室或封建時代大地主所聚養下的農奴們的宿舍，誰能相信這是每晚兩元錢房價，在車站區唯一的旅店呢？

蚌埠西陵——

「既佔下了旅店，我開始計劃着第二天的行程。」

從蚌埠向西走，是一條更危險的道路，蚌埠二十五里的懷遠城，那裏有相當多的鬼子把守着，就等於是一個鬼門關，其他，如肥沃的淮河兩岸，險峻的塗山與荊山，西北，東南流的渦河，茨河等，把蚌埠圍繞成一個拱衛之勢，那一帶也有着疏落的寇騎，敵僞勢力下十分靈敏的通訊網。「掌櫃的這裏有到周家口去的車子嗎？」我考慮了好久，決定要旅店裏代為幫些忙。

「小姐：有的，如果你要雇車的話，我們是可以代雇的。」旅店裏掌櫃兼夥計的一位瘦長個子的中年人回答我。

「那麼很好，我預備明天早上去，就今晚請代我雇好車子吧；不過，路上有沒有危險呢？」

「啊！小姐！這鐵路是頂太平的，我敢保險不會出毛病，難道兒三十里地就是中央地了，到了中央地還怕什麼呢？」掌櫃的慢了一頓，很嚴肅的繼續下去說着！

「不過，請你把狗頭簿登一登吧；晚上鬼子是要來查店的，你不是到周家口去的嗎？……」掌櫃的沉吟了一下。

「……最好，你就寫到潁州府去吧；因為你假如寫到了周家口去，也許會馬上出什麼事的……」最後掌櫃的很誠懇地囑咐我。

登完了狗頭簿，已是下午四點鐘的模樣！這矮小的旅店中，接連着又來了些客人，頓時，沉寂的空氣消失了，掌櫃的來回着招待着客人，滿臉笑容的，真有應接不暇之概。

肚子餓了，所以稍微吃了點東西，雖然，身體異常疲乏，然而，好奇心衝動我，使我們不能不到街上作一番巡視。於是，踏上了蚌埠最熱鬧的地方——二馬路。那兒街道相當的寬，足能容納兩輛汽車的來往。沿路的

舖子開得也還算整齊。然而，店中的夥計們，却都坐在那裏聊天，過路的人，偶而站在玻璃窗內看着裏面陳列的東西，等到夥計們認為是生意土門，而前去招待時，過路的人却又走開了。也有幾家商店閉着留聲機吸引著主顧，可是結果也是門市冷落。街道上間或有幾個荷包的鬼子出現，然而那共很少的。戲館外，大紅的招子貼在牆上，什麼四郎探母，三娘教子……，但據說每天只能賣到幾十塊錢。總之，這蚌埠，津浦路中段唯一大城市的蚌埠，現在所顯現的只有荒涼，貧困，黑暗，破敗……。

傍晚，身體實在疲勞極了所以就躺在旅店裏的板床上休息，但嘴裏是嚼着香煙的，在悠悠的煙圈裏，我幻想着明天應如何鬧出鬼門關……。

兩在這時，突然有人用手指輕巧的在牆上敲了幾下，我不由的吃了一驚，心裏驚然地跳起來，揣度着，也許不會是鬼子吧！但是除了鬼子以外又有誰呢？

門開了，顯露出一個穿着黃色軍裝的鬼子，做慢的站在那裏，後面跟的那旅店裏的人又掌櫃。

「小姐：是查店的，不要緊！」總算掌櫃的用了悠閒而帶點安慰的口吻對我說明。

「從那兒來？」鬼子隨即操着生硬的中國話問我。

「南京。」我慢慢答着。

「那裏去？」

「蕪州府。」我依着×掌櫃所吩咐我明話回答。

「做什麼？」

「我當家的。」

「當家的？」鬼子似乎是有點懷疑。

「是的。」我戰戰兢兢說。

「幹什麼的？」鬼子的聲音有些嚴厲起來。

「做買賣的。」我只好更加小心的回答着。

「做什麼買賣？」鬼子那幅凶惡的眼光逼射着我，使我驚慌得不知該

回答什麼是好。最後，我忽然想到自己身上是穿着布旗袍，於是很快的脫下一衣布的。」

「叫什麼名字？」鬼子真是越問越凶了，怎麼回答呢？於是隨便胡謔了一個名字應付他。

「姓蕭叫國華。」問完了，鬼子在四週看了一眼，然後點了點頭說。

「很對不知（起）。」事實上，他已經聽了事情後來政策了。鬼子走了，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蕭國華啊！」

我到室中重又安靜下來，我依然吸着煙，看着繚繞在四週的煙圈兒，計劃着怎樣脫離這虎口，不一會兒，「砰！砰！」的打鬥聲又響了，剛安定下來的心，於是又更猛烈的跳動起來。

「誰？」我顫動着上下唇，復不自然的問。

幸而進來的，並不是鬼子，而是一個偽警，但是在這偽警的手裏，却意外的拿着一張字條子。

「憲兵隊長叫你去，」那位偽警說明着，並且將字條子給我看，上面寫着：

「請你到這兒來一趟，很對不知，」這時我真是靈魂飛上了九天雲外，有些不由自主了。

「老總：到底是什麼事啊！我又不識字，紙上寫些什麼？」

你告訴我吧！別的我怕，就是怕東洋人。」我哀告着，希望能夠免去那「一遭」，這可以使生命頃刻間掉下在寬屈，痛苦，連做鬼也不自由的深淵裏的那「一遭」。

沒有什麼，大約是盤問盤問吧！不要怕，那蕭國華我們一位巡官，我想，不會有什麼事兒的，快跟我走吧吧省得麻煩。」偽警安慰我，用很客氣的語氣對我說。

我從心房的門跟着偽警步出了旅店門，一步換一步的向前走，離開旅店大約只有三四間門面的一家門口走過了，向右轉走過一條走廊，在靠西一間既不小又不寬大的瓦屋外面停住了。偽警進去報告，隨着，我也走近了房門，那時的我正如一隻小鳥在被孩子捉住關入籠子裏一樣，心裏不尖地撲撲的跳。

一個胖胖的鬼子和一個瘦小的偽巡官，對坐在靠窗窗戶的一張桌子前，那個樣子，十足像銀幕上的殷秀岑和韓蘭根，我看着幾乎要放聲笑出來，可是恐鬧是把我滑稽的笑臉趕跑了，所留下的只有戰慄驚悸，和極其緊張的情緒。

我最畏縮縮的站在門口，不由的，其實也是特地做出那一種害怕的樣子。我想，現在我或許在作戲，自然，情景越逼真越好。

「憲兵隊長不相信你，所以再問問，你的丈夫真的是在贛州做買賣的嗎？」想不到那個瘦小的巡官說話的聲音既尖銳又高昂。

「真的，老爺！」我開始用「台詞」似的語句回答他，聲音又顫，抖，情景是極逼真的。

「那麼，你叫什麼呢！」

「鄉下人沒有名字的，我行大，人家就都叫我「大丫頭」，因為我婆家姓謝，所以又叫「謝×氏」不信，你看我的「通行證」與「良民證」，好了，隨即，我從口袋裏掏出那隨身寶員（通行證與良民證）來給他們看。

偽巡官看了之後，突然很厲害的說

「可是憲兵隊長說你是中央的密探員，預備扣留你呢！」

我聽了這話，猛然吃了一驚，心裏想戲已經做到最緊張的關頭了，要逃過難關，是要好好演下去的，於是我用似乎是在銀幕上那最悲苦的表情，哭喪着臉兒說：

「憲兵老爺，我真正是好好良民，請你放了我吧……我這麼遠跑到外面去找當家的，我那裏知道什麼密探員，探密員呀，老爺；可千萬不扣留

我啊！……我哭了，那時也不知是那兒來的眼淚，淚水就像泉水一般的流下來。

我哀求了鬼子，同時又哀求着走狗？

「還官大老爺，你幫幫忙罷；大家都是中國人啊！」我那時卑鄙滑自己，侮蔑着自己，然而，爲了光明的前途，爲了不願做無謂的犧牲，又有什麼辦法呢？

偽巡官似乎被我的這場苦哭軟了，因而對着鬼子說：

「報告隊長，放了她罷；的確是好好良民。」

「噢！好好良民？好！好！開路！開路。」鬼子一擺手，表示叫走的意思。這個劇情的急轉直下，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在我心裏的那塊巨石，立刻掉了下來，我慌忙的退出來，迅速地回到旅店裏去，臉上現着「勝利」的微笑。

「一重難關算過去了。」

北國的黃昏，幾乎整個的消磨在這一幕悲泣的喜劇上。

這時天大既已有九點鐘了，那車站區，以至整個的蚌埠，只閃爍着灰暗色的燈光，天空也只有疏散的幾顆小星，其他，一切都沉寂，燈光僅顯明了大地的一角，牠顯露出頹喪着的臉，長臥在黑暗中，似乎在憂泣，在慨嘆……

我回到旅店後，身體困累得幾乎支持不住了，然而，當我正把行李打開，設計着在那幾塊硬板上，鋪疊成一張柔美的床，而準備步入夢鄉的時候，那第三次的打門聲，突然又傳來了，隨即睡魔驚跑了，而「恐懼」又佔據了整個的心。

「唉呀今晚七，難道我就要犧牲在這鬼門關嗎！」我想。但是仍竭力地鎮定着自己，勉強說着：

「進來！」

這次推進門來的，是那位偽巡官，他一進門就說：



## 一九四一年文藝工作者應有的努力

### 一、我的希望

沙雁

迎着一九四一年，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我，深信中國必打倒敵人，時間必拖死敵人，敵人的泥足必陷入死亡，中國的勝利已是我黃帝子孫每個人所堅信的！今後，還在我們面前的，是偉大的，艱鉅的，萬代所頌以生存的「建國工作」。

在建國的過程中，須要全民的力的總和，以最大的決心，恒毅勇敢去苦幹，這應是我們每個同胞所曉得的。同時亦必已爲各階層的意見在努力實踐着。文藝戰線上的戰友們，自然也早在忍苦奮幹着了。

由於必然勝利的光輝之指引，我們在一九四一年到來的時候更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團結，團結，我們這覺醒國人作更大更強化的團結！祇有團結，才能產生不可侵犯的戰鬥力戰勝敵人，新生中國！不攜此也，它更是建國時代的至寶！

我們文藝工作者應在作品中強調團結的意義，破壞團結者，就是我們民族的公敵！

二：發揮「同胞愛」，同胞愛，是超越一切愛的，因爲這種愛，是民族國家賴以生存的。如果在同胞中爲了自私，自利，爭權，奪位而發生了自相殘害的現象，這是非常危險，我們在今後的作品中雖然仍應強化我們的戰鬥精神，但是，必須說明，這戰鬥不是對「內」，而是對「外」的，爲抗戰建國的，使我們同胞得以享受自由平等，幸福的。

在作品中，我們一方面應把偉大的同胞愛融入，一方面亦應反映出專

對自己同胞放暗箭，打黑磚的敗類之無恥，同時我們更應特別指出這敗類所寄生的病源：「微妙的人事」，我們警覺善良的同胞，要記着：要圖必先愛同胞。反之能殘害自己弟兄者，必無事不可爲，國家的利害，他就自然也不顧了。

三：擴大生產文學運動，在建國過程中，大家應以生產建設的工作爲第一，關於這點，在「黃河」上，已由冰靈先生說得很明白，今後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使這運動和建國的工作，切實地配合起來。

### 二、文學的真實性

徐夷

我不大明白：抗戰以來有一部份所謂「作家」寫出來東西，爲什麼會蹈事實那末遙遠，會與事實那末相背謬？據我推測：他們不是觀察不徹底，就是存心趕時髦，（亦可謂之投機）。或心理變態。總之，無論如何都是些不應有的現象。

我自己僅僅是個文藝愛好者，對於文藝，本來不敢說什麼批評，但我總覺得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論天才如何，技巧如何，至少一個「真」字是需要把握得住才行的，我們歌頌光明，但我們同時也不放棄詛咒黑暗；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知警備，思改過。要是戴起着色眼鏡，顛倒是非，混淆聽聞，不特有損文藝工作者獨特底人格，抑且顯出文人的無骨氣與無恥！

筆者曾經在游擊區巡邏過很長的時候，來到後方，是最近的事。因此關於游擊區底種種，知道得很詳細，整個華北的善良底民衆在敵寇與革命的遊流底交相壓迫下，所遭遇到痛苦，恐怕是全國任何角落裏的人都不會想得到的。我會親眼見過一個忠厚貧苦的農民，因交不出某游擊支隊部



所派的軍隊，而被威嚇得痛哭求饒，可是這一夥惡以善於打一游擊戰」自鳴的弟兄們，憑着鐵板似的冷面孔，毫不留情；終於這位可憐的農民在那家借了二升米繳上，才免掉被拘押的命運。然而過了不到一月，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文藝之頁內太行山通訊中有着這樣的記載：「×縣農民××因交不出救國軍款而慚愧得放聲大哭，結果自那人處借了二升米交出後，才從嗚嗚哭聲裏的臉上，蕩漾起一層笑容來。……華北民眾是起來了！」

的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類似這樣的事也可以舉出許多，但為了篇幅，我只得直截了當的說，像這樣的女人，無論他自己主觀底見解如何，但在觀察上是下折不扣地幫助敵寇的新好，尤有過者，他對於阻撓抗建大業的逆流，歌功頌德，唯恐不至。而對於異己者却攻擊得體無完膚；撇開了事情的真實性，只爲了歪曲的理論作護據，作宣傳，這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應有的立場嗎？

總之，這是一個不算很小的嚴重的問題，我想一定有許多人已經先我而見到了，不過有的人以為這是時勢所趨，（真的有許多人以爲不如此便要落伍似的。）有的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態度，不肯出而多嘴。故而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今天我不揣冒昧地將她提出，希望一部分文藝工作者注意，並希望向求真的方向去努力，爲了我們底民族國家。

### 三、我們的歌喉啞了嗎？

許多人有着這樣的感覺：就是人們唱歌的熱情漸漸減低，歌頌運動已趨向低落了。因爲我們來抗戰爆發不久的情形來比較，那時街頭弄里都在唱，廣播電台早晚的歌頌節目，歌頌團體如雨後春筍一樣的組織起來。現在呢？確實有點遜色，怪不得有些朋友，尤其是關心歌頌工作的熱心朋友，都爲目前的歌頌而擔憂，爲什麼我們不能很好的開展這工作呢？原因定是：（一）歌頌工作者的努力不夠，（二）歌曲寫作落在抗戰發展的後面，而大眾的進步對歌曲不感興趣。（三）沒有加強或建立歌頌的組織。

但是我們也不否認歌頌已有了不少的進步和收獲，如各種歌頌歌頌隊的

活躍，音樂出版物的增多，重慶的「樂風」桂林的「每月新歌」，「新音樂」等。從事理論與技術的提昇和指導。「中央音樂訓練團」和各地方音樂幹部的培養，在歌曲創作方面也從簡單激發而趨向抒情含蓄，這一切都表明我們的生活從動亂急劇回到正常，沉着，更毅然地向着偉大的道路邁進！

#### 這是我提出今後歌頌工作者的應努力的建議意見：

##### 第一特別注重進行曲。

從前方部隊與後方訓練機關所得的經驗，都是對進行曲感到非常濃厚興趣，理由一方面因爲適合隊伍的進行激發精神，另外進行曲學起來比較容易，進行曲對於軍隊，那確實重要的，記不清那國一位軍事將領說過：「沒有進行曲；我們的軍隊就不能前進。」我想這話不會太過火吧？可堪我們想一想，現在能找出幾個好的進行曲呢？老馬：「風在吼，馬在叫。」或老「雙嘯」，我們軍民要合作。一大家聽得厭倦極了，爲什麼我們不能像法國大革命時代那樣產生大量的進行歌曲，如馬萊革命歌那樣的作品。也許大家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或懶得去滿足這一要求。爲了爭取偉大的最後勝利的到來，更需要我們去發揚士氣和民氣，這一任務有待着歌頌工作者用驍行的曲子去激發，使大家步伐齊一，勇往直前。

##### 第二點希望歌曲的寫作，應與抗戰的發展相配合，例如目前儘儘可能的方面指示民衆我們最後勝利快要到來，大家應一致起來爭取，同時也要告訴他們，未來是更艱難困苦，需要我們忍受，其他勝於後方生產的建設更是很重要的宣傳材料。

末了，我這篇小小的意見，不過是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大家熱烈地討論和注意，使歌頌工作能迅速開展，使這一武器，發揚他的火力，打出敵人！

#### （代郵）

各風，子羣，李嘉，漢聲諸先生：請不吝賜教以便奉寄，稿費及十一期不刊。

# 黃河信箱

## 餓着肚皮買黃河

編者先生：

我是因家境貧寒，而從高中二年級肄業的一個青年（西北農學院附高），現時在西安某軍事機關充當一月三十二元薪水的司書。

先生：這種生活，其乾枯無味，消沈寂寞的景况，想是不言而喻的吧？尤其在這個大時代中，一個熱血滿腔的青年，「安能久事於筆硯間乎？」所以漢班定遠投筆從戎的一舉，就立刻燃起了我的心田，但是，投考軍校的結果又因生理的缺陷（近視眼）而被拒絕了投考的資格。

這消息被知己的同學和朋友得悉之後，他們紛紛來函安慰並鼓勵我，每個來信的內容，意思大都是：「不要灰心，這是一個自修的機會！」對於文藝，「這樣一次的鼓勵，激動了我的雄心」，要來以文藝為終身理想的一愛人，「向她進攻了」。

但是，先生！在西安現時生活程度之下，即「開水泡飯」的生活，每天也得費多錢，（我處因組織性質及某種關係，未曾「起灶」）像我這樣每月的收入，那能有餘錢去買雜誌和書報來看？雖然黃河每期郵到，而是用飢看肚皮省下的

錢買到的。先生！我就是在這種物質與精神食糧交困之下的一位青年，先生在「黃河信箱」寫「問津者」不憚煩勞的殷切指教，才使我購買不盡，懇求先生賜答下陳的幾個問題：

1. 我每天除公餘看報紙外，總有三至四個鐘頭的餘暇可供自修，但因經濟的限制，每感無書讀之吝。先生有無良法，使我以少數的金錢，得讀多量的書籍！

2. 一個初學文藝的青年，當然對文藝書籍的選擇是門外漢了，請先生說我的程度，給我介紹一些關於文藝方面的書！

3. 閱讀文藝書籍，應具備的基本條件是甚麼！編者先生：我知道您早晚是很忙的，也望於百忙中，予以不棄，於「黃河信箱」內，賜我以心滿意足的答案，深感！敬祝！

扶民上

讀了你的來信，我被「雖然黃河每期都買到了，而是用餓着肚皮省下來的錢買到的」這兩句話感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的確，一個喜歡讀書的人，常常感到精神食糧缺乏的嚴重性甚於物質食糧，何況在這個物質精神都感到痛苦的時候，更需要文藝來安慰，來調劑一下緊張或者苦悶的生活，扶民先生，像你這樣受經濟壓迫而酷愛文藝的青年不知還有若干，因此你的問題，也就是比較青年的問題，現在我且簡單地答覆如下：

1. 以少數的金錢，得讀多量的書籍，這

只有約同幾個或幾十個相好的朋友大家來組織一個讀書會，（像上期發表扶輪中學的閱讀會似的）選一些錢買費本很好的文學名著來，大家輪流閱讀，這有一個不花錢讀書的方法，就是向圖書館借書，能借到外面來看自然很好，否則就在裏面看，但先生是公務員，只有星期日能够有功夫出來，而圖書館往往星期日不辦公，這是多麼傷腦筋的事！這裏有一個苦讀的方法，不知先生願意一試否？萬一有一本自己最喜歡而又借不到，同時沒有錢買到的書，那麼只有每天跑去書店去看，但有一個困難問題，中國書店的店員和店主，不但不像日本書店似的任你翻閱雜誌書籍，甚至從早晨站在那裏一直到天黑，他也決不會干涉的，因此有許多窮苦的學生，簡直把書店當做圖書館，在中國，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事，如果有這麼一位青年，每天都去翻閱這本書而不買的話，我相信他們會大罵起來的，但我很想試驗一下，只是沒有時間，你如果有功夫請去打先鋒，結果如何，並盼見告。

2. 關於文藝書籍的選擇，下期再答覆。

3. 閱讀文藝書籍，自然和碼的條件是你自己有興趣，有耐心，同時還得要有研究作者思想和文字內容的精神。



#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 預 告 書

## 最 近 新 書

著名記者趙敏先先生心血傑作

事中小學教育者參考。

約稿極其靈敏

行程兩萬里

二月下旬發行

歷時二十二月

### 蔣委員長思想的體系

殷作楨著 定價九角

本書根據 總裁全集，加以忠實的精密的研究，分述 委員長的思想體系，為研究 總裁言行必要之參考書。

### 中小學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陸覺先著 定價二元二角

本書係著者從事教育行政與視察所積集，全書十四萬言，可作從事中小學教育者參考。

### 動的、活的、突飛猛進的；

### 陝甘寧青綏之素描

### 躍進中的西北

五省區的工筆細畫  
軍政學建的總成績  
抗戰的忠實報道！  
建國的全部努力！

（新中國）  
（文化出版社）  
（三十年開辦）

大貢獻

### 梅子姑娘

謝冰瑩著 不日出版

### 三民主義憲法之研究

江寅著 定價一元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鄭學稼著 定價七角五分

### 戰時救護工作

黃震著 定價六角

### 要 目

- 秦川八百
- 漢中剪影
- 躍進中的寶雞
- 長安古今
- 抗戰中的陝西
- 蘭州素描
- 抗戰中的甘肅
- 中國的參加
- 國防後方的青海
- 黃河逐浪記
- 綏西軍路談
- 內蒙的描寫加

西安米家園三十八號電話三一八號

##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發行

本館備有圖書目錄索閱即寄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